



信7014
84461
27

太原家譜卷十二

太傅文恪公年譜序

王之先居于齊巨姓也當時已世號王家厥後遷于瑯琊

于太原于山陰子姓蕃盛譜牒不存莫考其始末宋靖康

中有百八公者實生千七將軍扈駕南渡始家吳之東洞

庭山千七生萬八萬八生勝五勝五生福十二福十二生

廷寶廷寶生彥祥公之曾祖彥祥生元至正間贅比巷陸子敬

為壻子敬遊淮值兵亂而歿有女賢而生五丈夫子乃謝

陸氏去家巷之口與諸子力治生家用饒初王氏居名王

承山人指為忠厚王家識者知其後將大也巷世以忠厚相

居陸巷口始此乃與居王巷者又別支矣其第四子諱

達字惟道

公之祖

性寬厚長者山人尤稱之三子曰璋曰璪

曰琬初山中人不知學問

洞庭在太湖始為隱者武人惟之居後皆習于商賈不知學

道獨好學重禮教子有方始以文學起琬字朝用後以字

行更字廷臣別號靜樂

公之父

初山人聞為弟子員則恐懼

亡匿朝用獨以文學選入邑庠肄業累舉不利以貢入太

學久之謁選得襄之光化尹生丈夫子曰銘曰鏊曰銓曰

鏐公于行為次字濟之別號守溪晚更拙叟學者稱為震

澤先生云

年譜

景皇帝景泰元年庚午八月十七日甲寅公生洞庭東山

之震澤鄉胥母界陸巷口舊第母葉氏感月華之祥而

誕公族黨皆稱靈異焉

二年辛未

三年壬申

四年癸酉

五年甲戌

六年乙亥

七年丙子公年七歲始出就外傳授句讀于鄉師翁君輒

以英敏端重稱于羣弟子中已嶄然露頭角矣翁學規
嚴甚生徒畏之公後官翰林猶時夢見驚覺曰吾今者
尚畏翁乎山人至今傳道焉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丁丑

二年戊寅

三年己卯

四年庚辰

五年辛巳公十二歲已能賦詩有以呂純陽渡海像索題
者卽援筆書云扇作帆兮劍作舟飄然直渡海陽秋饒
他弱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得詩者大奇之咸知

爲遠到器矣

六年壬午

七年癸未

八年甲申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乙酉公十六歲父靜樂公始與計

偕公隨侍北上因習業於國子監退省堂之西偏

二年丙戌公十七歲從毘陵陸怡

怡舉人卒業成均者

肄舉子業有

作卽超流輩人爭傳誦

三年丁亥公十八歲受經學于翰林編修陳音七日卽了

大義太學生張用光亟稱公于葉文莊公所

葉名盛崑山人時爲

禮部侍郎出時雨論示之文莊驚異俾以所業見于禮部廂

房獎勵備至有將來忠肅之許忠肅鹽山家宰王公朝諡與公同姓嫌名故稱

之又有鄉進士奚元啟者名盛一時觀公文輒嘆曰吾

所不及折節與交贈詩有太湖西去東山上盡說施槃

有後身之句槃正統己未狀元

四年戊子十九歲將南歸應試別文莊文莊曰子安得小

就姑留此大肆于學他日與古人並驅可也公對以父

命則曰不利幸也既歸試于縣于府于烏臺皆首選縣

尹樊瑾郡守賈奭咸以國士待之提學御史天台陳公

批其卷曰他日當名重天下非止一鄉一國士已也至

南畿人皆聚觀焉

五年己丑二十歲公閱三蘇文大愛之讀之至忘寢食于

是才思益涌滾滾數千言援筆立就矣

六年庚寅二十一歲娶武山西金吳氏公集有檜軒詩自註云武山之西金

有隱士吳君思復弟思德予弱冠歸自京師咸以國士相待及歸自翰林二君已沒作檜軒詩以傷之公之外

家自此微矣讀書于吳城天王寺嘗積雪連陰踰時家信不

通厨中絕粒有老僕者輒典衣借貸以給之不令公知

公亦畧不介意後宦成過此輒興感徘徊不忍去作過

天王寺詩及吳子城賦最後有深鎖禪扉暫一開竹間

那復舊池臺歲寒只有庭前栢五十年前見我來又曰

大原家譜 卷十二
昔日沙彌一老禪白頭吾亦異當年恒河性見依然在
莫爲浮生一惘然石刻今在寺中又聯句牕開南極皆詩趣簾
捲西山總畫圖字蹟今在壁柱云

七年辛卯二十二歲公在學每爲部使褒賞試必居首選
文成時輩輒取去後進者爭傳寫倣倣名稱籍甚咸以
魁解期之是歲秋闈復不利

八年壬辰二十三歲公稟素怯臨事或不能無動心平居
常若不釋然者一日讀程氏遺書曰治懼爲難治怒爲
難明理可以治懼克己可以治怒恍然有得作治懼治
怒二箴列置座右治怒箴曰方其怒時爾盍自思彼其
是耶我怒奚爲彼且非耶怒之則己怒而不怒弗留于
已治懼箴曰方其懼時爾盍自定在我惟理在天惟命
理之正矣守且勿他命之定矣雖死而何全文其所養具集
可知矣

九年癸巳二十四歲

十年甲午二十五歲鄉場試官諭德謝一夔修撰鄭環閱
卷得公文大驚曰東坡復出矣置之第一故事試錄必
于首列諸人均取一二篇錄之且必出主司刪改是科
一論五策悉錄公作不易一字蓋自開科來所未有者
由是名大振謝公批語有曰予于初場之夕嘗夢得奇

士矣非子而誰又曰他日効用范文正之事業幸無負此志鄭亦極其稱賞二公識鑒非後世所有

十一年乙未二十六歲禮部會試詹事徐溥侍講邱濬爲考試官復選公置第一入奉

廷對列名第一甲第三初徐邱二公在場中閱卷久之未得魁選乃約一夕各禱于天以祈夢兆厥明徐問邱曰有夢乎曰無也邱問徐公奚夢曰予夢至一大浸茫茫不知水端忽有一物狀類鼃者昂頭登岸予挽弓插三矢其上邱頗異之而未詳所主或曰荆襄洞庭之間乎及揭榜公名第一時新發解家太湖諱又應其兆深以狀頭望之入奉

廷試公銳意欲言天下事而策問止及農桑學校公于問曰外泛及當時利弊反覆千言衆謂必三元矣時商文

毅公輅當國

國朝惟商三元

嫌後進儷已欲抑之乃手公卷謂

同官曰此策太長難以宣讀宜置二甲冢宰濟陽尹公直應聲曰

朝廷方求直言公等厭其長我當讀之耳乃置一甲第三授翰林院編修時論猶未滿徐公終以夢兆甚竒謂爲三公兆也後果如其言赴瓊林有詩未聯云平生許國自今朝蓋公許國之忠自始進已定矣時靜樂公宰

光化公弟秉之

諱銓郡庠生

隨侍至是聞公捷音乃自光化

馳省于京邸兄弟相見聯詩志喜

見夢草集

情意藹然秉之

就邸讀書日夜不輟

見墓誌

未幾別去公作詩送之惓惓

不能捨也

十二年丙申二十七歲公既入翰林天台陳公以韓范司

馬公及道學諸公傳見寄其卒也公作詞以紓其哀二

公可謂平生知己矣是歲吳夫人生女蓋首生也後適

徐子容縉

十三年丁酉二十八歲

月

日吳夫人卒于京邸以

月 日歸葬

十四年戊戌二十九歲是年考滿進階文林郎封父光化

公如其官母葉氏封孺人配吳氏追贈孺人八月上疏

乞假還鄉初光化公以子既登第即乞致政歸洞庭構

亭曰得月樓曰靜觀

有諸名公記

日與親戚故舊觴詠其間

是歲光化公與葉孺人俱年六十祖母周夫人年八十

公既得告乃捧封

誥還鄉又請諸朝貴名公詞翰以歸獻壽而鄉之縉紳先

生謂公之可喜者不一而足乃分爲八題曰鄧陽歸政

曰林屋養高曰紫誥馳封曰絲衣歸省曰背篋重翠曰

庭桂交芳曰花甲初週曰華堂齊壽而總顏其額曰萃

喜各爲詩歌以揄揚其盛有萃喜堂卷藏于家 抵家
越三月太孺人葉忽遘疾竟不起十一月二十七日也
公遂守制居家

十五年己亥三十歲

十六年庚子三十一歲居憂山中哀毀之餘亦不廢學與
弟秉之自相師友興至則更相倡和時人因有二蘇之
目

十七年辛丑三十二歲三月服闋是歲續娶繼室張氏別
姓蔡

十八年壬寅三十三歲還朝復職翰林時吳中仕者有文

字會翰林則匏菴吳公寬海虞李公 及公其外則陳

玉汝周原已徐仲山趙栗夫孫希說朱天昭楊若謙毛

貞甫陸全卿

見送參政
徐公序

又有五同會

十九年癸卯三十四歲公在翰林自朝參公事外惟閉戶
讀書肆力于六經子史于是刊落浮華力追古作規模
昌黎以及秦漢其文始一變矣自守甚嚴非其人不交
避遠權勢若將浼焉 侯未遇時與公有連及貴絕

不與通士論高之遠近士子間有及門受業者公不拒

惟中貴有遣弟姪從學者則謝絕焉

與韓尙書云僕性
愚慙與世寡諧立

朝三十餘年不妄交人人亦
無與交其稱知者纔三四人

二月初六日長子延喆生

張夫人出

二十年甲辰三十五歲公年資例當同考會試先期有舉子以千金為贈欲通關節公怒却之其人曰當國者已見許矣時當國萬安劉吉公曰當國者可吾固不可既而不用公預列物議駭然人自是知公清節矣

上遊後苑 命侍臣賦詩公應制詩有豫遊分與萬方同及宵旰雖勤也不妨等句見本集默寓諷諫得納約自牖之義焉

二十一年乙巳三十六歲

二十二年丙午三十七歲

二十三年丁未三十八歲二月同考會試

贈外籛呂節推詩有兩心對越

幸無嫌之句八月

上崩九月

孝宗踐祚公考滿陞侍講肇開經筵時劉文穆公吉當國

必門下士乃用為講官頃公不往謁遂抑不用公曰有

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吾今可以去矣將上疏乞歸文

穆不得已乃用為展書官是秋繼室封孺人張氏卒歸

王氏者七年耳

公自為誌

十年之間兩失伉儷中饋乏主續

聘李夫人

女二一適朱希召一適義興邵鑾皆天亡

李夫人多病再娶胡宜

人以相之

宜人生二子一女以子貴受封見楊南峰志

未幾李夫人卒胡宜

人遂主中饋

孝宗敬皇帝 治元年戊申三十九歲侍 經筵三月弟

秉之馳省六月別去值公有事史館日不暇夜歸對飲

輒賦詩聯句既別後見月則有懷逢時感興則有懷動

輒成詠 具見集中 一時友于之情可想見矣

二年已酉四十歲 除夜詩有明朝 預修

憲廟實錄列館分坐義有未妥者公率眾爭于文穆前眾

瘖不發言公辨論不已文穆詞色俱厲公不少屈由是

益啣之文穆權勢熏灼所不悅者率多擠貶後知公清

慎無他乃更為歎好久之講官缺欲用公公辭不能文

穆曰先生不能誰其能者遂以公名進侍講經筵冬十

二月葬張夫人于洞庭東山嘶馬塢之原

三年庚戌四十一歲三月以公事朝 陵遊京城西山 有

陵行遊 公與匏菴吳公寬南峰楊公循吉交厚詩筒

往來不絕

四年辛亥四十二歲八月

憲宗實錄成擢右春坊右諭德侍講 經筵官公每進講

必分天理人欲君子小人至治亂用舍之際尤加詳懇

手執牙籤指點上下

重瞳隨矚未嘗少瞬

上以方春遊後苑左右無敢諫公講無逸篇至文王不敢
盤于遊田默寓規諷

上竦聽爲之罷遊一日罷講

上召巨璫李廣所親謂曰若知今日講官意乎指謂廣也
歸語廣好爲之他日又講趙高蔽秦二世聰明以致亂
及李輔國與張后劫遷上皇事左右變色

上獨怡然由是中外皆知公之能以正匡君

上之能受言也

五年壬子四十三歲七月被

命主考應天鄉試

有校南
畿詩

行至龍江驛吏受簡請諱公曰

欲何爲曰太監蔣琮留守南都公卿至者皆先通姓名
否則不得入公曰吾奉命來門者不入吾其還耳名
帖不可得也吏不敢復請琮聞之不憚琮有門客與試
欲通關節因使府尹樊瑩府丞冀綺郊逆以言飭公曰
當今權要亦無幾人公厲聲曰誰爲權要當今公道惟
科目一事吾受

命主試典文所知者文字耳餘非所知也

序文謂公無私
者有見于此

琮由是益恨之遣邏者訶公或以告公曰吾心如水愈
訶愈清事竣欲歸省或曰彼將以枉道劾公幸無往公
曰吾父近在數百里內恐不一歸省乎歸而獲遣吾甘

心也琮度不可動乃竟不言琮憾公摘公試錄序文某字犯諱欲劾奏以秦尚書解止公歸省光化公于山中尋赴

闕公在場中閱一卷不置手意謂必祝允明也取置優列既而果然公喜曰吾不繆知人有吳鳴翰者名士也失解公作愧知說以謝之

文具集中

是年六月十八日次子延

素生胡宜人出

六年癸丑四十四歲有懷山詩末云不見毛貞甫四十掛朝幘公宦情素薄至是已有歸田之思往往見于詩篇為鄉同年會凡九人分韻賦詩公為序九人者雲間顧

惟庸錫山莫曰良吳江葉文粹宜興宗廷威雲間朱汝承崑山張濟民海虞周民則歙縣洪克毅其一公也

七年甲寅四十五歲考滿進階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封公父如其官母葉氏加贈宜人妻吳氏繼室張氏皆

追贈宜人作宜晚軒每于休暇與匏菴南峰諸公宴集賦詩酬和贈楊君謙詩云夙夜抱帽獨行與世多忤悠

悠深巷中盡日斷來屨楊子獨何為逝言遠相顧移家濁溝上無乃以我故楊公好談論講學曹壘不倦學與

公居尤密邇故云公之清介非人不交于此可見西洞庭徐以同氏率其子縉來學公嘉其質秀而文遂令讀

書于京邸以女妻之

八年乙卯四十六歲三月改侍讀學士徐文靖公薦公歷任年深學問老成故有是命尋充日講官

九年丙辰四十七歲二月被命同學士謝遷主考會試

是年光化公修王氏家譜成公在翰林多暇讀大觀本草知藥忌群隊手自抄錄為古單方一編至是梓刻亦成

十年丁巳四十八歲被命充大明會典副總裁長子延

喆始冠就學匏菴西塾有詩見集中

十一年戊午四十九歲皇太子將出閣講學鈞陽馬公

文昇在兵部上疏請選正人輔導以端國本時以正人艱得

詔會官議于東閣有舉及公名者眾齊聲曰此真正人也遂以翰林侍讀學士右諭德超陞詹事府少詹事是年

七月初十日公父靜樂翁八十誕辰公欲告歸上壽以被茲新

命不獲如願于是館閣諸公咸賦詩稱祝西涯李公木齋謝公四明楊公為之序文盈卷軸壻徐子容尋中順天鄉試復歸獻壽鄉里榮之

十二年己未五十歲正月加封公父為中憲大夫詹事府

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母贈恭人公因乞歸省大臣皆曰日講官安可去左右至十月輟講乃得允 賜白金一錠馳驛以歸仍

命亟來供職

十三年庚申五十一歲還 朝進吏部右侍郎仍兼日講

時吏部員缺內

旨欲文學純正操履端方者時山西韓公又署部事以公名進且曰王公與張 舊有連既貴而絕不與通其

端方可知也故有是命長至有事于東陵

有次韻倪冢宰韓侍郎詩

十四年辛酉五十二歲公在部凡貪昧求進者必抑之恬

退無營者必進之端清公諒人望而敬竦不敢以私干

冢宰馬公文昇深加敬仰嘗曰如王公者當于古人中

求之今世鮮其匹也後公以憂去位馬公每思之曰王

公真宰輔器也是歲靜樂公始治第西城公書切諫勿

令高大華侈故今西城舊第一仍古朴之風焉

十五年壬戌五十三歲是年會試公為知貢舉官時北虜

入寇公上籌邊八事一曰定廟算二曰重主將三曰嚴

法令四曰恤邊民五曰廣召募六曰用間七曰分兵八

日出奇

具集中

議論激切中有佞幸用事功賞倒置之語

內寺蕭敬方招權用事指此恚曰此為我也遂尼不行

大原家譜 卷十二
然其後建置多採公疏語敬嘗輸欵于公公謝不往敬
乃曰王公自能結知

主上何以我輩爲蓋憾之也

十六年癸亥五十四歲三月 日公父封中憲大夫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尹靜樂府君卒
于家享年八十有五訃聞公號慟上 奏亟奔喪有

旨著馳驛歸

十七年甲子五十五歲居憂吳城新第著震澤編成南峰
先生爲序有生賢本以資世而山水亦若自託焉等語
朝廷以災異求直言言者謂當策免大臣大學士木齋謝

公引過求退且言當今負公輔之望者惟禮部尙書吳
寬吏部侍郎王某乞以臣位授之二人則災異可消太
平可致時論旣稱謝公之能薦賢爲國又嘆美二公之
不負所薦云重修姑蘇志成郡守林侯所屬也同事者
祝允明等七人閱八月而成群見公所爲序文

有修書院中秋

晚白蓮詩諸公倡和諸作

十八年乙丑五十六歲六月服闋

上崩

皇太子卽位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丙寅五十七歲

上初嗣位特 旨吏部移文名公四月應召入
闕以原職供部事修

孝廟實錄充副總裁追贈公父如其官母贈淑人九月
上召公至左順門 賜金帶一束

上時在亮闇內侍馬永成等導爲游樂鼓吹聲聞于外科
道官陶諧劉蒞等交章論列不聽公素厚戶部尙書韓
公文因與言科道能言吾輩可無一言乎會郎中李夢
陽亦勸韓議與公同韓大然之時泌陽焦公芳爲冢宰
當爲疏首焦不肯從韓奮曰吾當爲之公欣然從與乃
與英國公張樊等至于左順門拜疏列八人罪惡請加
誅戮疏入

上大驚以爲大臣叩闕事出非常遣司禮監太監至內閣
議欲庇八人內閣劉謝二公欲執八人付之于理韓使
公趨詣閣探動靜閣老劉健曰事已七八分濟矣第不
欲輕下故持之耳頃有

旨召諸大臣至左順門中人雲集宣

上旨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李榮曰 上言卿等所云罷
宴樂則從勤政事則從惟八人者不可去吾少而狎焉
長而安焉公曰八人不去則亂本不除天下何由得治
且今日之舉果何爲乎議論侃侃榮搖手曰王公毋多

言韓公復云今者天變極矣不改紀其政禍且不測榮等無以應姑爲溫言慰解而退司禮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密語

上不去八人則中外洶洶不解遂得旨逮八人下獄會日暮智請俟來早李榮洩其事于八人八人者乃環泣上前言岳等與閣下合謀諸大臣上疏岳使之也于是詔出岳等于南京而八人者分布要路劉瑾遂得入柄司禮始以摧挫內外官爲事韓公遂見逐而劉謝二公亦皆去位矣于是內閣員缺十月有旨推行止端方學術純正者入內閣筦機務衆推焦芳與公名進人以公

嘗有言于門下也意必不用公不自意得全然輿論所屬瑾內欲用焦而外難公議十七日

詔旨王某著與李東陽內閣辦事公疏辭不允遂以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焦同入閣時西涯李公尙辭疾不出焦與公同事每事必推公一日

上與公議劉文泰獄稱旨先是太醫院判劉文泰太監張璠以

孝宗大漸時藥誤繫獄言官論列必欲誅之

兩宮太后固持不可

上迫于內外恚曰二人者殺亦不孝不殺亦不孝公請其

故

上曰殺之則違母命不殺則忘父仇公曰此事秘密外人不知惟

聖上及

兩宮自明如

先帝之賓天果由于泰則自當殺之殺之所以爲孝如不由于泰則法當生之生之亦所以爲孝惟當覈其實耳

明日傳

兩宮及

上旨曰正自不由于泰公乃議從未減 兩宮胥悅有好

閣老之稱廢后吳氏薨瑾秘不發喪且將焚之以滅跡公曰吳嘗母儀天下今若此必大駭物情瑾曰奈不能成服何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不厚竟得禮葬景泰汪妃薨于外邸時疑其禮公言妃廢不以罪當追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從之二事皆愜

聖心欲進公秩公辭資淺一日

上見公班尙書後曰豈有閣老後尙書者遂降 手勅陞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疏辭不允是年七月十七日季子延陵生胡宜人出

二年丁卯五十八歲正月 恩賜玉帶一束麒麟紵紗羅

各一襲八月遣祭

先師孔子 勅陞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尙書
仍舊疏辭不允追封三代祖考皆如其官祖妣故妻並
贈一品夫人十一月通鑑總類成有白金文綺之賜又
奉

命往

景陵題

汪后神主

歸途有作

曲阜重修顏子廟成復奉

命撰碑文

三年戊辰五十九歲二月被

命主考會試學士梁儲爲

副公在翰林主鄉試者一會試者二凡刻程文錄四方

士子皆傳誦之至今不衰甚者稱爲時文之聖焉 月

恩賜蟒衣三襲婦女一口蔭次子延素入國子監

四年己巳六十歲正月三日

郊祀公爲分獻官明日享

宴慶成

並有詩紀其盛

是時劉瑾盜權大張虐焰韓公已逐意

猶未慊譴邏者訶之韓在途騎一驢以去得免郎中張
煒副使姚祥尙書崔璿皆以途中乘轎被逮枷械東西
長安門張家灣有自灣而來者曰煒將死矣公忙迫言
于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旣辱之又殺之吾又何
顏立于此由是三人者皆得釋瑾怒韓不已必欲置之
死無敢言者公言韓清德粹行海內所知今無故加罪

恐天下不服不聽時中外洶洶謂韓必不可保會有投
匿名文帖于

大廷者斥瑾罪惡瑾意稍戢韓得不死亦以公前言故也
先是應

詔舉經明行修者六七輩內有餘姚人瑾欲因事逮謝公
并及劉公公與西涯李公力救獲免瑾又惡華容劉公
逮至京以其變置士官岑氏焦亦惡劉將坐以激變地
方公曰使岑氏由此反叛謂之激變可也今地方如故
何名激變劉竟得減死或言石宗楊公在陝西築邊墻
勞民傷財瑾信之公曰楊文學政事今不易得其在陝
士風一變人才輩出皆其功也築邊墻者爲國計非有
私也奈何罪之又軍匠逃匿者罪及左右隣枷械至死
者相望戶部主事劉繹亦枷部前時中外大權一歸于
瑾動以

詔旨從事大臣往往有下獄者公救之不能得憾然憂形
于面瑾望見之曰王先生身居高位常若有所負何也
公因草時事疏數千言欲上之顧時同列者皆迎合附
和且有與爲表裏者公獨立其間度必不能挽回由是
中止焦黃中者芳子也舉戊辰進士芳欲置之一甲公
不肯遂大恨所以中傷者無不至乃言于瑾曰南人不

可爲相爲圖以進滋不悅南人而公亦不能安其位矣
初公開誠與言瑾時亦見聽至是瑾以威權日盛橫厲
兇虐縉紳罹其酷害者不可勝紀內外諸司悉以貨賄
祈免于死內閣西涯噤不發一言焦又惟務媵姍公有
言不能入矣乃上疏乞骸骨

詔旨勉留遣太醫吳某內侍某相繼來視疾 賜白粲黃
封羊豕嘉蔬等物疏再上復降溫

詔慰勉復遣中官候問 賜衣一套公去志已決勢不容
止或謂公曰瑾權在人主右士大夫無敢拂其意者公
獨奮然不顧屢違

詔旨禍將不測且大臣以厚賂求固位公何無少繫戀耶
縱不愛爵祿獨不虞禍患乎公曰瑾權勢雖盛能立降
禍福然吾自省無咎亦何所畏且彼但知中外臣工皆
求固位今吾獨求去使知天下亦有不愛官職之人乎
瑾使邏人訶公還報公于贄幣亦不受瑾笑曰過矣受
之何害于是疏三上情詞益切乃得

旨賜俞

詔馳驛還鄉且 勅有司月給祿米五石歲給人夫八名
以示優禮制詞有云卿德足潤身文足華國謀猷輔益
裨益良多 云 撫按有司其各加禮待毋有所忽 云

卿禮進義退保躬完名

云

云卿之歸志遂矣江湖魏闕

之心其能忘乎尙勉進藥石時其興居以俟起用

云

云

當時咸以爲異數云五月上疏辭

朝東歸在途有詩抵家復有樂全說等篇八月誕辰公填

近體樂府自壽

具本集

鄉之士大夫咸依韻和之成巨軸

云

五年庚午六十一歲是年纂修

孝宗實錄成英國公張懋上其事班賞有差

賜公白金五十兩紵紗羅六表裏鞍馬一匹副于私第登

受上疏謝

恩是年北方大旱劉六劉七盜起江南大水公有苦雨詩

有方春常苦雨入夏勢轉疾田疇浩蕩蕩浸與太湖一

之句時公亦患病山中有疾中五適詩

六年辛未六十二歲公祖居洞庭東山之後至是始創新

第于山之前入山則居之新建廳事柱下獲一甕有錢

曰太平喜而口占云一錢清白承先哲又云天賜不多

良自賀蓋公自歸田後不樂居城市且不忘故土之思

故有此建置其規模頗卑狹僅可比中人家云

七年壬申六十三歲公初告歸長子建城西第適成公嫌

其宏麗不樂居之長君乃別建一室于第左規制稍庫

類中人之家公乃喜入城則居之或顏其堂曰燕喜後
卒老于斯焉八月初度南峰先生贈樂府爲壽公和之
有玉堂近日無宣召且自山中臥得牢之句蓋公性恬
退旣歸田不復預聞世務日惟耽玩書史操弄文翰朝
夕坐起不離卷帙暇則共鄉里諸名士登山臨水敖遊
園林寺觀在山則有隱士東岡施鳳林屋蔡羽五湖張
本弟秉之等入城則有門下諸生祝允明文徵明唐寅
陸粲黃省曾王守王寵陳怡杜璠等相與談說古今花
前月下飲酒賦詩揮毫染翰竟日不厭有所感觸每託
之著述以自況若擬招短解謫解罪言及十三絕句等
篇是也春秋詞命編成是年官軍大敗賊衆于狼山先
是群盜泛舟東下窺吳會之志吳中居民多入山逃竄
賊敗始復安堵

八年癸酉六十四歲廣雋成震澤紀聞成公旣卜築山前
之居復作園樹花果柑橘鑿池蓄魚鼈水鳥名之曰真
適爲之語曰五畝園林敢慕溫公之獨樂十年廊廟曾
懷范老之先憂弟秉之復構園于湖水之東公名之曰
且適而爲之紀其畧云予于世無所好獨觀山水園林
花竹魚鳥樂也昔在京師作園曰且適旣告歸作園又
曰真適蓋自是始足吾好焉耳且適云者由山入城往

來之所必經且于此觀遊而樂之者也又長君亦築園于西城之闡名怡老公入城則與諸門生故人宴遊其中更相倡和動盈卷帙諸士子或因之以發譽如吳文之陸子餘黃勉之輩能為後進推轂士皆傾心焉

九年甲戌六十五歲正月十日青天而雷二月十二大雪

盈尺此後雨雪連綿公懷江湖廊廟之憂輒有歌詠以

見志

文集可考 是年始有與邵天錫歌詩不知第三女何年歸邵更考

十年乙亥六十六歲震澤長語成

十一年丙子六十七歲官公長子延喆為中書舍人二月

幼子延昭生側室萬氏出公晚年得子深為後慮長子

及婦毛氏齊聲曰勿憂也願撫育如子公喜即付託之

甫在襁褓隨攜去命乳媪乳哺之時長君未有子愛之

如已出實能體公心焉四月與秉之過顧氏

公之妹家偕

都敬穆登陽山過虎山橋七寶泉至靈巖山賦詩紀興

又送子北上泛江登金焦山皆有詩八月十五日得孫

公不勝喜賦詩有書卷家傳吾欲付之句

先是長君始生子公賦詩

志喜見竟不育至是次君得子即有輔也

十二年丁丑六十八歲震澤文集成

上北狩公得報驚異作詩有誰扶鰲極正持慰杞人憂之

句

十三年戊寅六十九歲四月公再得孫卽有壬也長君出

山居雜著成今具全集公晚年探討群書洞邃理學深入道

奧論人心道心曰心者神明之舍湛然虛瑩然明虛明

之外無物也安有二哉心主人而應百其有異者所感

者異也感之以欲則危而易縱感之以理則微而易泯

于此而審之理邪則存之欲邪則去之是所謂精也存

之之久守而勿失所謂一也云云論性曰寂然不動之

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非有也亦非無也不墮于中

邊不雜于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惡

有所謂善惡混與所謂三品者哉云云又曰天地間隔

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

非物物而有之也云云可以折衷諸儒矣他若擬罪言

職官考教太子尊號議皆經世之遠猷而春王正月辨

獲麟說昭穆對河源辨十二辰對等篇則博古窮理之

學也至于風角音律聲韻字學姓氏仙釋雜論莫不皆

有考焉語云通天人之謂儒公無愧于斯言矣

十四年巳卯七十歲七月颶風大作公詩有駕海驅山勢

何惡之句公晚年繫天下之望尤重是年沈方伯喬白

巖林見素邵二泉諸公皆有寄贈之作公次韻酬答自

壽詩云生世七十年迴看如一日云云所貴寸心虛條

然不留物俯仰天地間無愧亦無忤觀此可以卜公之所養矣又自為像贊

全文具集

十五年庚辰七十一歲七月颶風再作公賦詩紀兩年之異憂國憂民之心惓惓焉

十六年辛巳七十二歲四月與門下士祝允明等八人宴于怡老園之池亭八人者咸賦詩陳怡者取諸詩聯為

卷陸粲為序

見陸子餘集

人擬之于裴晉公之綠野司馬公

之獨樂云 公自內閣告歸多居山中間入城不久即

返撫按有司絕不干謁部使者至吳往往有不得一見

面者居官既以清高自持歸田畧不改操所以位雖高

而家則貧葦川陳公謂之窮閣老貞山陸子稱之曰貴

而能貧此非相知之深得于親炙而目擊者莫能信也

上南巡至京口幸楊新二閣老第載楊以後車還京初聞

駕欲幸

人情洶洶公竊憂之輒見于詞賦因有擬招

十三絕句之作未幾

宮車晏駕

今上皇帝自興府入繼大統

嘉靖元年壬午公七十三歲

上既嗣統遣行人柯維熊賫勅至家存問

制詞云卿以高才博學屢冠科名載筆詞林執經講幄多

効勞勩譽望日彰出佐卿曹贊掌邦治清鑒雅操孚于
士論正德之初擢居內閣代言輔德志切匡時直道難
容奉身而退優游鄉梓亦既有年全德盛名海內推重
朕嗣承大統圖任舊臣惟卿

累朝耆俊實軫朕懷方將召用茲先遣行人賫勅存問
并

賜羊酒以示優眷卿其頤養天和益綏福履以副朕尊賢
念舊之意公拜上疏陳謝附奏獻講學勤政二篇

上嘉納焉時大臣被賜者遣子弟入謝卽授中書舍人公
不可曰吾在閤淺忝竊已多豈可更此微冒遂從遞中

入疏有

旨特蔭一子爲中書舍人

季子延陵

公具疏懇辭不允二月林

司空見素遠來相訪有登山倡和諸作七月二十五日
颶風復作有傷庭梧詩公居家輒懷民瘼患吳中賦稅
征徭之弊苦與巡撫李司空書極論之李亦虛心咨訪
書札往來反覆卒如公議舉行之萬民稱便李公先被
詔治吳中水利至是功成請公文碑之河上又上章薦公
于

朝公復書云久伏林下衰病虺隤功名之念灰冷云不
敢謝亦不敢忘也與王都憲某書亦云甘老于林下矣

王亦薦
公故云

二年癸未七十四歲是年荒歉米價騰湧

上復遣有司以時詣家存問太守胡纘宗奉

詔存問于東山過太湖有詩奉公公和之往復再三吳下

詩名家咸和成帙相傳以為盛事是年春送女至京口

靳氏值上元宴少師邃菴楊公第有觀燈詩

三年甲申七十五歲公在林下十五年譽望日益隆重兩

京科道及江南北撫按使臣交章薦舉不輟士林咸望

其復起

上意亦眷注召用有期矣乃正月上旬自山入城忽遘疾

至三月十一日卒于里第訃

聞

上輟朝一日賜麻布五十匹賻米五十石

諭祭九壇

詔工部遣官營葬加贈太傅諡文恪

四年乙酉正月一日庚申葬洞庭東山梁家瀨之原

恩賜營葬者也

太原家譜卷十二終

太原家譜卷十三

光化公傳

男 銓

公王姓朝用名後以字行吳之洞庭東山人也洞庭
 在太湖中人鮮知學問公之考惟道府君獨好禮重
 學公生而身緋少長羸甚又多病也及就外傳頽然
 若無能者扣之時見穎異吳音於予莫辨府君一日至鄉校問於予與改是諸
生莫能辨獨甫冠府君命主市肆日持書危誦市者
 或不得市而去時山人聞為弟子員則恐懼逃匿公
 獨自請為之府君嘉其有志年二十一遣入邑庠公
 自以質魯學後時感情淬礪終夜不寢或少寢則蹶

然而起擊石取火以讀時浙之臨安有張文節氏以春秋學名乃負笈從之游久之歸掃一室不通人穴其戶以進飲食其勵志至如此屢應解不偶適御史歐廉來清理學校馭下如束濕威稜赫奕衆懼莫敢入皆推公公毅然而往試占優等遂升國學又十五年始知襄陽之光化光化地瘠民貧善訟值劉賊亂後民無蓋藏公百方撫摩流民散在山澤尚以萬計當道慮生變驅之出境至火其居而公乃獨招安之民歸之如流水當道者不悅未幾

朝廷果遣大臣招撫公肩輿入山諭以恩威編緝爲社且緩其賦役至今帖然無異土著民始未知學乃選俊秀爲生員時加考校定爲三等以爲賞罰募民壯習射用銀錢爲的中者與之庶幾所謂有勇知方者而當道滋不悅以爲迂也公始有解組之意會子鏊及第入翰林遂乞致仕歸吳築別業於吳城之西老焉公歸卽杜門不出以靜爲樂故號靜樂居士嘗以俸者

朝廷之所頒賜不敢獨享故時以分散宗族及士大夫之清貧者王氏譜牒散逸乃旁搜細勘得自十一世以上嘗誦先府君之言曰郭崇韜諂拜子儀之墓狄

青不附狄梁公二者何居故所編次最號詳實有體
以整貴進階文林郎又

封右春坊右諭德又

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抵年八十三步履
飲啖如少壯者其福壽固未艾耶大時公立心制行
一以誠爲主本其質似魯而所見甚明其稟似怯而
信道甚篤有不聞聞之必行行之必專故學雖後時
卒能有立官雖卑卒能行其所志凡事雖小必有法
常以爲讀書不溫久則必忘故生書甫讀則溫之謂
之接脚溫溫書甫畢又溫之謂之轉轂溫則書常熟

而不忘因病忽有所悞以爲人之病多生於氣氣猶
火也火就燥故人上身恒欲涼下恒欲煖故有凍胸
煖足之法又有固齒之法勁足之法皆以意悟非自
人傳遇人子弟讀書之法諄諄告之若誨其子弟也
遇人之疾則衛生之方諄諄語之若病之在其體也
於乎其心厚於仁者耶信道篤而能力行始終不變
者耶公之行大概如此銓敢拜首直書之以示後世
子孫其詳則俟後之執史筆者不敢誣也不敢贊也

文恪公傳

王守仁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於時見而竒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

一入奉

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辨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啟沃方春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上爲罷遊罷講嘗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旣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

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荒游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

闕以請

上大驚怒有

旨名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

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

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旣辱之又殺之吾尙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銜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

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士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媵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公遏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

公日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
不去乃禍耳瑾使詞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
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 許之

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
數云公旣歸屏謝紛囂條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尙
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淆於時無
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
中士夫所好尙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
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
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祇行及克養旣久晚益純明

凡所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
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
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
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
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
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
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
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
焉碌於澄淵則明碌於濁水則昏碌於污穢則穢澄
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膈塞充

大原家譜 卷十三
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
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河淮海此月也池
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
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
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閑十餘年海內
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

今上卽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
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諡文恪
祭葬有加禮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
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尙幼皆彬彬世其家

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耶內裕
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

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童子至於耄耄自

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
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富
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所愧爾矣無錫邵尙
書國賢與公婿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
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竒而不涉
于怪雄偉峻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
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

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
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
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
之

文恪公傳

太史門人文徵明

公名鏊字濟之世稱守谿先生吳洞庭山人也其先
有百八者自汴京扈宋南渡遂居山中至是族屬衍
大號其地爲王巷其初未有仕者正統間有司選生
徒隸學宫里中子弟咸走匿公父朝用獨請入爲弟
子員後仕爲光化知縣光化未仕時公已有名年十
六隨光化在太學聲稱益著時葉文莊在禮部召與
相見公體幹纖弱而內蘊精明舉止靜重文莊大竒
之挑試所學益以爲非近時經生所能時王忠肅翱
新逝文莊以公嫌名相近戲曰失一王某復一王某

安知非後來忠肅乎越日親具儀帛遣從陳音先生
學時陳官翰林有聲從遊者衆獨許公善學無幾盡
得其肯綮成化戊子將歸試應天文莊欲留卒業不
果意甚惜之曰科目不足以挽子也旣歸補郡學生
一再試不利而文名日益起甲午遂以第一人薦明
年試禮部復第一

廷試以第一甲第三人及第時制策以教養爲問公舉
周書無逸易之自強不息以對大要言保治在勤勤
在教養備教養備而王道成矣反復數千言皆當時
利害人所難言者時承平日久

朝廷頗怠于政故公以是爲言言激而直當國者惡之假
以冗長不可讀欲抑置次甲尹恭簡爲冢宰不可曰
朝廷策士取其能言言而抑之豈臨軒之意乎因力爭得
賜及第遂入翰林爲編修時文莊已逝陳先生者方
爲編修遂與同列一時以爲盛事九年陞侍講弘治
初充

經筵展書官尋充講官每進講必分天理人欲君子小
人至治亂用舍之際必反覆開導務裨時政時中官
李廣用事公隱然有所指陳

上退謂左右曰若知今日講官之意乎大抵謂廣也方春

大原家譜 卷十三
上出遊後苑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詞嚴義暢
上爲悚聽自是絕不復出修

憲廟實錄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尋進侍講學士充
經筵日講官

武宗出閣進兼左春坊左諭德再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
讀學士弘治甲子陞吏部左侍郎初李廣得幸于

上朝士或附麗取寵廣敗賊賄狼籍大臣多被點汙惟公
絕無一蹟侯貧賤時與公有連比貴方憑藉用
事勢傾中外公絕不與通歲時問遺亦輒麾去或者
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竊恥之乃今自

蹈之耶蓋公入朝至是三十年砥節履方不少訛
一時士論翕然向之

孝宗末年勵精爲治遂用爲吏部且有援立之漸會公以
憂去而

仙馭亦遂賓天矣

武宗登極復起爲吏部侍郎修

孝廟實錄充副總裁時

上冲年頗事逸游中官馬永成等八人實從中導誘給事
中陶諧劉滙首上疏論之而諸諫官相次論列中外
洶洶而大臣未有言者公言于戶部尙書韓文此國

家大事治亂所關大臣百寮師帥獨無一言救正乎
於是六部相率會疏以請凡會疏必推一人官尊者
屬草時焦芳在吏部曰吾聞大臣格君心之非不聞
議其用人行政之失其意蓋不欲居首也公以語韓
韓遂特筆具疏言

上踐祚之始不宜狎昵群小遊燕無度因罪狀八人請逐
去之疏入

上大怒召諸大臣至左順門中官宣旨詰責因言八人事
上久不忍遽逐之意時

聖怒叵測衆相視莫敢言公獨進曰今日之舉正爲八人

八人者實蠱

聖心不去將亂天下韓公亦從而言之

上知衆意不回將有處分會內閣大臣欲置八人於理八
人者環泣

上前抱足乞命事遂中變於是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
國而文亦以罪去八人遂分布要路瑾居中用事而
天下事權悉屬之矣公時被命與焦芳入閣辦事初
瑾用事芳實首附之劉謝旣去芳欲得其位顧公譽
望出已上而一時輿論又皆屬公遂與芳並命然公
僅以本官兼翰林學士仍班尙書後

上顧見問得其故遂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尋加少傅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日益驕橫疾視文臣如讐所尤惡者若大學士謝遷兵部尚書劉大夏戶部尚書韓文韓旣去瑾必欲殺之百方訶伺旣無所得而意猶恨之公衆中大言韓文清忠粹德朝野所知萬一死非其罪天下後世謂何後竟釋不問雖瑾自畏公議亦公倡言有以讐之也劉在廣西嘗變置士官岑氏至是致仕家居自華容逮去至坐以激變當死公曰所謂激變激之變叛或緣是致地方失守也今地方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名激變劉得減死先是有司奉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及是舉至適皆餘姚人事在謝當國時瑾謂謝私其鄉人撫以爲罪亦以公言得釋郎中張璋等咸以微罪荷百斤重校暴烈日中瀕死不貸公亟言于朝謂士可殺不可辱今旣辱之又殺之極矣吾亦何顏復立於此遂與大學士李東陽上疏極言得貸死戍邊他如免逋戍連坐之法正廢后吳氏及

景帝妃汪氏喪葬之禮雖與李協議而公從臾贊決爲多時內閣舊臣惟李一人又多臥病不出芳旣與瑾合

一意迎附又陰賊喜中傷善類惟公時時正言折其
奸謀一時中外咸恃賴之然用是積忤瑾意瑾雖無
意斥公而公不可留矣會所言不合遂堅疏乞去疏
三上得請

詔有司給餘祿終身仍

賜璽書馳傳以歸歸二年而瑾敗時公年齒方壯海內咸
冀公復起而公優游林泉方以文學自適不復有意
當世中外臣僚數有論薦亦皆執罷于是公閒居十
有六年年七十五矣嘉靖三年甲申三月十一日以
疾卒于家訃聞

上爲輟視朝一日追贈太傅諡文恪賻米若干石布若干
疋

詔工部遣官營葬自始卒至葬

賜諭祭者九公歷官自編修十有二遷至少傅兼太子太
傅階自文林郎至光祿大夫勳柱國贈其曾祖伯英
祖惟道父朝用皆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祖妣妣俱一品夫
人吳氏繼張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子男四人延喆大
理寺寺副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延陵中書舍
人延昭郡學生女五人適吏部侍郎徐縉貴州都司

都事朱希召宜興縣學生邵鑾中書舍人靳懋仁郡
學生嚴濡公爲人敦悃靖謐於世寡與而能以道自
勝初性恇怯一日讀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言恍然
有得曰在我者有理在天者有命吾何畏乎哉自是
剛果自信遇事直前無少係怵雖勢利在前不爲屈
折植志高明下視流俗莫有當其意者與人處不爲
翁翁熱而默然之間意已獨至平生未嘗干人以私
人亦不敢以私干之立朝四十年權門利路不一錯
足班資下上未嘗出口每進官輒遜避不敢當晚益
韜斂以踰越爲戒

今上正大統

賜璽書遣行人存問同時大臣被賜者遣子弟入謝卽授
中書舍人公不可曰吾在閣日淺忝竊已多豈可更
此微冒遂自遞中入疏有

旨特官一子中書舍人力辭不允公卒後乃授之好學專
精不爲事奪少工舉子業旣連捷魁選文名一日傳
天下程文四出土爭傳錄以爲式公嘆曰是足爲吾
學耶及官翰林遂肆力群經下逮子史百家之言莫
不貫綜嘗言伏羲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共爲二
篇謂之正經孔子翼以上下彖傳繫辭傳文言傳說

卦傳共爲十篇謂之十翼其後商瞿梁邱賀分上下
二翼於各卦之下鄭康成移文言于乾坤二卦之後
王弼又移彖傳於各卦之後經此三變而經與翼傳
非復易之舊矣詩之小序序所以作者之義朱子一
切刮去自諷其詩而爲之說固爲卓見但古人作詩
必自有題借使六焉國史恥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
千古之下安知其微意所在毛鄭泥于小序宛轉附
合多取言外之意不爲無失而朱子不泥序說獨味
詩之本旨恐亦未爲得也又言朱子以鄭聲淫之一
言遂致疑於鄭衛多指爲淫奔之詩然季子觀周樂
爲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夫鄭
衛旣皆淫詩何季子皆曰美哉於鄭雖譏其細而亦
未嘗及其淫也又言諸經惟禮最爲繁亂朱子嘗欲
以儀禮爲經以禮記爲傳經傳相從庶成全書然而
未暇也其後吳草廬遂各以其類相附如以冠義附
士冠禮昏義附士昏禮之類是矣然其中不可附者
固無如之何也朱子晚年著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
次學次邦國次王朝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引
大戴禮春秋內外傳及新序孔叢子之流雜合成之
乃自爲一書非所以釋經也至于周禮雖皆經世大

典而其間亦有可疑者冢宰掌邦治正百官其職也何宮禁婦寺之屬獸人戲人之類皆在而天府外大小內外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而分掌郊里征斂財賦紀綱管籥何以謂之教職方氏形方氏述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又甚者若夷隸掌鳥言貉隸掌獸言庶氏以嘉草攻蜚蠱哲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之類是何瑣屑之甚亦豈必盡可用耶其論春秋王正獲麇尤極精詳也書論說尤多每言六經淵微不可妄議漢儒傳註雖未盡聖經微旨而專門名家各有授受自宋儒性理之學行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中要有不可廢者蓋公潛心質義必深竟顛末務其要不肯苟同于俗如此爲文淵宏博瞻而意必已出時翰林以文名者吳文定公寬李文正公東陽皆杰然妙一世公稍後出而實相曹耦議者謂公于經術爲深故粹然一出于正晚益精詣鑄詞發藻必先秦兩漢爲法在唐亦惟二三名家耳宋以下若所不屑其見諸論議莫不典則雅馴麗質兼備至所得意不知於古人何如也惟公之學本欲見之行事屬以記載爲事周旋於文詞翰墨之間者三十年未嘗有兵刑錢穀之寄時或因事

一見而其高才卓識亦自有不可得而掩者弘治末
邊上脩邊八議正德初論時政四事會去國
不果上

今上登極復進講學親政二篇其他所著如國猷如食貨
如儼罪言如教太子皆卓然經世遠圖惜乎不究厥
用晚雖邂逅一奮而適丁時艱正言危論幾以身殉
蓋方救過之不暇又奚能有爲哉及今

聖天子圖治方切求賢如不及而公則旣老而逝矣嗚呼
豈天不欲斯道之行耶抑人事之罪耶方正德之初
故老相繼去國天下事未有所付而公又以正去于
已則得矣其如天下何故有隱忍以就功名者君子
與之然自今日觀之果孰多少哉嗚呼人臣之義要
當出於正也

承天公傳

五世孫世璐

公諱倬改名禹聲字遵考號聞溪文恪公之曾孫尙
寶公之孫太常公之次子也幼師海虞鄒嶧山先生
見公氣宇岐嶷天資穎異驚嘆曰此太原王氏之千
里駒也他日必克繩其祖武公孝友性成侍奉太常
公與母黃宜人愛敬根心曲盡孝道宗族稱之同胞
兄震滙公及嫂湯碩人早年去世遺孤百真公年甫
三齡公顧之簌簌淚下語黃宜人曰藐爾弱稚怙恃
俱無當傾心撫育視猶己子黃宜人亦絕愛憐之少
長延師授業髫年得補博士弟子員爲擇配嚴氏女

既結襦出太常公分析長房產業并歷年入息盡數
交還前此延師婚娶之費悉出公帑毫不計筭百真
公德銘肺腑拊膺嘆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叔父母
也公于萬歷戊子發解已丑會魁聯捷授刑部主事
攜眷屬入京渡河前夕燃燭默坐舟中恍若一金甲
至前語公曰我巡視黃河神也颶風將作慎勿渡河
公于民社攸關恐有驚危特來相告言訖遂不見公
大驚異是時皓月當空波濤不興公且信且疑既而
曰天有不測風雲神豈誑我哉令赴任從船俱移泊
蘆葦叢中平明後忽聞陰風怒號濁浪震空抵暮方

止是日渡河者或被石破或遭水厄檣傾楫摧者不
可勝數公以留泊一日不受驚危上下百餘人俱保
無恙語有云一人有慶合家賴之其公之謂歟至京
到任未幾遷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權北新關正從
前北新關稅最濫瑣屑物件皆征銳銀公悉蠲免行
商往來照額收稅不加耗羨行不稽留商旅懽任
滿陞湖廣承天郡守興利去弊除殘佑仁諭民重耕
讀崇信義尙勤儉息爭訟蒞任期年郢都風俗翕然
丕變鰥寡孤獨捐俸周急曰我俸我祿皆出民膏以
民之膏濟民之困理正宜然蓋公之仗義疎財矜憐

貧苦出自天性之仁慈未仕時于鄰里鄉黨無不盡
然非居官日有心市恩百姓也萬歷己亥庚子年間
金厰陳稅監肆行貪橫拘拏富民匪刑勒逼牌提縣
令誣收稅金縱役報復私仇屯兵戕殺生儒又開訪
富戶五十餘家瀆奏訐寃士庶爲震驚陵寢羅織鍛
煉枝連無辜當是時稅監橫行無忌毒痛罔極合郡
竦懼莫措甚于水溺火焚奸徒乘時勢擾攘狐假虎
威窘辱囚繫之鍾祥縣令以報積怨由是人人切齒
義激于衷揭竿集衆欲救縣官公卽出示禁止群譁
稅監因事犯衆怒勾同顯陵守備杜太監捏坐士民
殺縣官造兵器聚衆謀逆摺奏屠城又搖言錦衣將
至逮人遂令郡城中百姓震恐驚惶欲避無門父棄
其子夫棄其妻各自逃生如叢雀之避鷗如淵魚之
避獺倉皇四散十室九空公怒髮冲冠潸然泣下曰
我備員郡守爲斯民父母今被惡璫荼毒捩我官職
誓不俱生成勸公曰稅監勢燄薰天脩監同惡相濟
公卽浮雲仕宦獨不顧身家乎公拍案長嘆曰大丈夫
夫遇難當轟轟烈烈捐軀報國我自服官以來久已
不有其身何有于家先招諭四方之逃竄令歸安業
繼卽揭報上臺備述士民之鼓譟皆由兩監之激變

情有可原而兩監之殘酷不仁搖言煽衆罪不容誅
乞具疏叅劾又貽書兩監爲士民訟寃謀叛文帖寔
出誣妄詞嚴義正直責其縱蔽群奸微刺其包藏禍
心蓋以褫奸邪之魄而奪其氣寧使致怨于郡守毋
復移害于下民闡豎自此稍有顧忌婪賍不遂銜公
寔甚又探知公揭歷數其罪欸因是恨入骨髓矣誣
奏公主使亂民禍幾不測莫不爲公胆寒心戰公曰
但得保護地方雖死猶生復何懼哉幸

天子聖明寢其奏是時督撫已據公揭上疏奏聞奉

旨回籍聽勸公望

闕謝恩遂解綬還鄉承天縉紳大夫咸嘖嘖稱頌公之風
烈祖道東門外合郡士民夾道焚香追隨遠送亘數
十里依依不忍捨如孔子之戀母公曰已矣送我千
里終有一別我不能先事弭變又不能臨事摧鋒守
土失職有何德于爾百姓歸安生業勿以我爲念乃
飲泣叩謝而去公亦惻然不覺淚下百姓呈請上憲
爲公立德政碑送長生祿位供奉名宦詞今夫躬膺
民社之任者當地方寧靜時誰不激昂慷慨肝胆自
矢爲民禦灾捍患一旦事變猝乘遠巡畏縮欲保其
身矣欲保其家矣視權勢如驅項之逆鱗難批赤子

之危難坐觀其敗自爲解曰官卑職小勢不相敵雖挺身力救于民無益祇取辱耳能如承天公之赤心爲民不懼奸黨不愛身家撓難犯之鋒臨叵測之禍挫狼虎之威拯焚溺之難者幾不槩見何哉或貽譏于君子或感德于萬民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公旣歸候會勘事完類題疏上璫敗得白例應起復公懸車念切無意仕途終優游林下吟咏自適或與二三親友歡呼暢飲時念及承天異變未嘗不嘆息痛恨于兩太監之虐害生靈也卒年五十有九荷蒙

恩卹追贈光祿寺少卿競哉我祖承天偉績力敵惡璫民

得安集見危授命盡臣是則雖遭放逐于心何愧流芳百世休光無極不待生存不隨死息新安洪仲子文衡序公郢變紀略有云德在士民功在社稷君子然之後有長邑令江公諱盈科者感公之忠肝義胆作歌以表其梗槩歌曰君不見承天王太守矜憐百姓如慈母帝鄉敷政未期年士民譽之不容口無奈昊天降災青搜金宦豎猛于虎俯視閭閻如几肉家抄尸沒類捲土勾同甲士數凶醜稱兵白晝如兒嬉夫亡妻走父老悲青衿駢首如誅 百萬生靈齊喪胆一朝骨肉歸坑坎太守流涕不忍見奪臂欲將敵

肉啖天門九重難得號孤鳳那堪勝衆臬可憐無故
被放逐朝聞命兮夕就道輕舟東去風蕭蕭楚人欲
留留不得臨岐欲捨捨不得淚眼雙枯血亂流江頭
紅蓼增秋色丈夫出世原有種譬如藕絲從藕孔太
守自是文恪孫亮節忠肝舊軒聳憶昔文恪相武宗
巨璫勢赫捲蒼穹頽波砥柱衆所仰拂衣遂作遼天
鴻噫嘻太守無忝爾祖贏得高明並日月黃金橫帶
何須數

足徵集小傳

禹聲字遵考號聞溪文恪曾孫萬歷己丑進士官全
湖廣承天府知府承天爲

興都陵寢湯沐地設守脩太監領衛所官兵數百及三奉
祠所丁校數百維時閩閩甚熾中外一氣陵轍地方
有司承奉稍不愜則脩監輒參去之萬歷庚子遣太
監陳奉收稅於郢奉憑勢貪暴與脩監朋比指蹤奸
民誣鍾祥縣令鄒光弼私利龍王洲產金匿不上聞
提治具獄命在旦夕士民惶惶議集

聖廟共赴其難脩監偵知調兵校分屯捕捉劓數人重

傷數十人而以郢人欲殺錦衣欽使非常大變具疏
公遺書力爭具揭內外臺院爲士民訟寃云夫激變
者由激乃有變今厚誅其變者而曲諱其激者此何
以故也以不持寸鐵乞靈

聖廟者爲倡亂而以刀割生耳鎗傷生顛者爲靖亂甚至
歸罪于初變再變者而歸功於三變者此何以故也
稅監牌提縣令置之不問而反誣士民殺縣令稅監
夾打生員若罔聞知而反代稅監殺生員此何以故
也生員承天府之生員百姓鍾祥縣之百姓今不捕
之府不捕之縣而捕之闕不獄之府不獄之縣而獄

之衛此何以故也地保執結取諸七月十六日士民
激變在六月十七日嚴刑厚利倒提年月該監既有
府縣獨無此何以故也刑拷地保責取諸生鼓噪反
狀而出自司房王南臯之筆暗藏兵器欲証生員沈
希孟判謀而取自伊隣劉司房之家此何以故也伏
乞俯念士民激變有因闖豎稱兵無上首正其震驚
陵寢之罪毀罵學官之罪擅調官軍之罪次正其戕殺生
員之罪併正職守土無狀之罪生固終焉一壑死亦
含笑九原辭氣壯直廷論驥之乃寢杜監奏而有

旨謫知府王禹聲知縣鄒光弼爲民餘弗問合肥萬振孫

有承天士民激變錄新安洪文衡稱公臨變屹然二
揭三諭五書心昭日月卒能反危爲安有古大臣之
烈云著有白社鵲音附刻文恪公集後

景雍公傳

姪孫 昶

叔祖諱永熙字景雍先太傅文恪公四世孫也爲人厚重
古朴衣不喜新食不兼味經年兀坐一室非春秋祠祀未
嘗履於戶外逢祖先忌辰必躬行拜奠事父母必竭其力
待族黨必盡其誠居琴瑟必莊敬御臧獲有加恩凡遇親
知隣里婚喪不逮者必厚助三叔祖諱永燾字景照中年
染不足之症二叔祖親奉湯藥當盛暑衣不解帶夜臥榻
前三叔祖病篤若有所語而不能言二叔祖揣其意知欲
托孤也遂語之曰汝之幼子吾已攜歸撫育可無慮也三
叔祖聞言遂瞑其目是時遺孤方七齡卽諱學伊字公似

者延師擇配置田宅買奴婢無不殫其心力與已子無異且就所遺千金計歲積息得現帑什倍凡一應家中物件俱已完備然後交付謝事深體曾叔祖承天公撫先王父百真公之意也居西城天官第中前後左右隣里居人歲時不惟不索租值反有錢米相贈于明季辛壬之交饑疫洊臻道死者相望叔祖傷之每報一人死卽給棺一具錢百文使人瘞之無衣無食凍餒欲斃者必以錢米濟之受施之人踵門拜謝皆局戶却之其好義樂施有如是也至于祖墓祠宇經營修葺俱獨任未嘗向族黨較量生平不置田產止守典業而出入俱紋取息最薄殆于市道亦行

仁義年至耄耄從未干謁當事惟有敬天好施和宗睦族輕財重諾以示後人生于萬歷五年丁丑歲十月十八日卒于順治五年戊子歲六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二生五子長未娶天次諱其寧字子靜三名玉汝字子文四亦未娶天五其宜字子佑六其寵字子荷迄今忠厚相傳不尙浮薄女八長適衛永叔次繆子京三徐次州四許無咎五汪寶文六朱心水七周序倫八毛令聞嗚呼觀今之不足者每侈言施濟恨天不與我財耳而有餘者邸第阡陌妻妾下陳無不豐盛止知一已而已或托之以孤則巧用心計瘠孤而肥已至于捨棺瘞死在人以爲至愚加惠于生

者或望其德我若死者則不知焉用爲故雖視鳥啄而蠅
嘬委草而投壑曾肯破其慳囊乎是皆不可以對天人祀
祖先焉今夫人生雖有有餘不足之殊而敬天輕財之意
自無有餘不足之殊吾叔祖身處有餘之境獨能事天利
人故身享大壽裕後昌熾豈非天有以報之哉嬰生雖晚
猶得接其顏色及其盛德於是爲傳

忘菴公傳

汪琬

王先生武字勤中明太傅文恪公六世孫也以諸生入太
學少時風流儻爽不屑意舉子業自讀書賦詩外若投壺
蹴鞠彈碁馬射技擊之術與夫藝花種樹豢魚籠禽之方
無不通究而尤長於畫素擅鑿賞當王氏家門盛其先
世所遺及平時購獲者率多宋元明諸大家名蹟往往心
摹手追務得其遺法故其所寫花鳥動植信意渲染皆有
生趣家本饒裕而王先生雅不事生產數爲徭賦所困又
性好施予親故間或有負之者亦槩置弗問計一歲所入
輒緣手盡以是其家遂落甫壯乃屏絕諸好獨以高潔醞

藉自持所居爲文恪公故第其旁怡老園有亭榭花木水石之勝恒與賓從及諸昆弟具蔬果酒食觴咏其間值其空乏時亦必清坐相對談笑移日不倦家旣益落而所作畫益工諸好事者評王先生畫雖前輩陳山人道復陸處士叔平不能過也前太常王翁烟客亦善畫尤亟稱之曰近代寫生家多畫院氣獨吾勤中所作神韻生動當在妙品中於是其聲譽大噪四方士大夫走書幣造請者日夕相屬寸縑尺素流傳遠近莫不鄭重藏弄甚有作贗筆以售者京師貴人爭慕王先生名出兼金訪求其畫不能得內閣宋文恪公卽王先生姊壻也方貴顯於朝移書招王先生入京師先生笑而不應嘗語人曰古之善畫者莫一非高人傑士以文行著者也有如文恪公諸客沈徵君唐解元文待詔之屬其人皆能爲畫重不則畫豈能重人乎蓋晚而自號忘菴或徵其說王先生告之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今予之補劓息機于此也世忘予乎予忘世乎兩相忘則去道也近矣其寓意超卓如此年僅五十有九卒於家爲人孝友愷悌與人交不設城府所遇無貴賤長少率委曲相欵洽居平善病晚歲病屢發不復多作畫故人有貧乏者輒強之使作王先生欣然執筆曰願以佐吾子晨夕需族父年老有孫女不能嫁王先生復力

大原家譜 卷十三
疾爲作數幅俾鬻以治奩具客有以病諫者王先生曰吾財不足而力有餘敢自愛耶先是積藏諸名蹟及他玩好甚夥中歲斥以易薪粟幾罄矣疾旣革又命諸子盡出篋衍中所餘贈遺諸親故無復存者琬聞其訃爲之潛然出涕曰此吾吳之老成典型也自今以往吳中豈復有斯人比乎蓋一時鉅公勝流俱推重王先生畫而琬獨愛慕其爲人以爲王先生素行匪特長者也蓋有古達人遺風焉故願爲之傳

前史官汪琬曰吾吳故多高隱之士前明自淵孝先生杜瓊石田翁沈周顧祖辰子武陸治叔平之流莫不以善畫有聞流風餘韻迄今爲吳人所稱說越百數十年而王先生始繼起王先生文章詞翰雖視石田稍遜顧其風尚標致略與淵孝子武叔平相伯仲惜乎享年不永而世之稱王先生者又以畫掩其名德予不勝爲之太息云

蒞生公傳

東田老人周昌

王蒞生名奕芬又名介吳之東洞庭山人也其先世文恪公鏊爲有明三百年文章鼻祖祖扶搖先生以明經貢在京師值流寇亂不勝憤懣忽一日飲盡刁酒一尊而卒蒞生讀先人書胚胎前光言坊行集性孤介不諧於俗避俗客若仇寇亦不屑營家人生產坐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雖簞瓢屢空晏如也明於婚喪大禮有質疑者輒爲剖析終日媿媿不倦工鍾王書時髦咸倣則之尼僧輩亦有習者每演瑜伽榜對出宛然蒞生筆法不問而知其爲弟子也人或以此靳蒞生蒞生云古聖人有教無類庸何傷

哉輒以自憇嗜茗嘗採嘉蔘自製之色味殊絕一啜竟日
自以爲醍醐不過也庭中樹春楸一枝垂實纍纍經冬不
剪日登小樓相向呷唔焚香淪茗絕不知有塵世事族阮
勤中點染花鳥神趣如生恒自矜貴不肯徇人人求之往
往掉臂不顧每入山省墳墓輒主於其家爲作大小數十
幀蒞生寶之予曾至其齋頭出以相示洵逸品也有祖塋
在化龍池梅雨盛時山頂飛瀑如雪若二龍交舞而下繞
出墓前其旁曰沙嶺曰寒谷桃李燦然芙渠交映爲山中
最勝地當春秋佳日蒞生必偕二三知己操壺杓嘯傲徇
佯於其中人望之若神仙云嘗教生徒數人然意在課

子非欲藉以自給也總之以無心爲高以自然爲貴其志
潔其行芳葆光而守真不爲物所滓嘗自詫曰士君子寧
爲璋判毋爲瓦合其標致大略如此嗟乎人不可以徒貧
賤亦不可以苟富貴吾見世之勞勞求名利者矣旣營此
復營彼擾攘不已紛紜不休卒之一無所得或僥得而旋
失徒役其身於萬物之內而不能享一日安閒之樂何如
自放於山巔水湄洗洋肆志以獨全其天之爲得昔人有
言曰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蒞生有焉其殆古之
所謂天民者歟是可以風世矣

用敷公元配宋孺人傳

歸愚沈德潛

王節母宋孺人孝廉疇三先生孫女紹興太守靜溪先生女也少令淑明敏通內則孝經列女傳諸書靜溪與贈文林郎王惟一先生爲僚婿知孺人賢聘爲仲子壬午副榜用敷媳年十七歸于王舅姑已前沒廟見時卽任家棟綜理緯繡中外井井用敷兄弟六人時惟與兄宜川令用修甫授室餘皆年在髫齡伯仲分司教養因以叔季歸用敷孺人時其寒煖飲食纖悉周至延德光顧先生教之爲婚娶學成家立乃已痛不逮事舅姑經營窻窻誠信如禮又歎祭豐不如養嗇歲時致享嗚咽欷歔春秋展墓親往拜

莫終其身如一日用敷能文章好交游四方知名之士結
駟連騎騰笈櫓進聯僑札契開尊供具孺人躬爲調治遇
乏則拆花鈿鬻市以用昔疇三先生慨前明復社爲溫體
仁阮大鍼諸奸先後掇擊名賢淪喪思繼續盛事因舉慎
交社遠近絡繹適館授餐傾產弗靳孺人能黽勉有無以
成夫子之名殆亦胚胎前光者歟年二十九用敷沒鞠育
二子擇名師誨之曷以務長厚母蹈浮佻習親仁賢毋交
輕俠友以是二子持躬醇謹有聲士林孺人之嫁也靜溪
爲郎官京師奩資未具許俟異日迨靜溪出守東越孺人
未嘗一言及之友愛同懷曲盡恩誼有所需必應後皆蒞
仕南北或勸孺人責償孺人曰緩急常人時有况兄弟耶
我望其爲清白吏此區區者豈容挂齒頰巾幗而慷慨得
大體如此至厚以睦宗族和以接娣姒寬以御臧獲自奉
以儉自處以勤蓋天性然也雍正十年 題旌又二十一
年沒年八十長子立爲用修後仲子世滋請余爲傳余固
舊史官表節孝責也

贊曰昔范逵稱陶侃母湛氏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以子之
賢由母之教也余讀世滋哭母詩其情痛其音哀述親恩
之罔極望後嗣以成才務大端而衷至性知孺人之義方
有素矣然則孺人非獨節行可重其所以裕後者亦有古

列女風庶幾無忝廣平忠孝之門哉

槐亭公傳

青浦胡鳴玉

先生名奕經字九如號槐亭姓王氏洞庭東山人也
生於望族絕不以家世自多幼稟岐嶷之姿狀貌魁
梧襟期灑落人無不以遠到之器期之與其弟眉菴
忍菴兩先生奉事高堂先意承志家庭之內其樂融
融山中推孝友之家必首及王氏年甫弱冠罹其尊
人孺懷公之變辟踊哭泣水漿不入於口繼因母夫
人張太孺人在堂恐以過悲者重慈幃戚遂飲泣吞
聲強爲歡笑以待晨昏值太孺人愴懷悲痛時與兩
令弟竭誠盡志以勸慰之而太孺人亦藉是以稍紓

其痛焉先生才猷卓犖幹濟之用恢然有餘當孺懷公之捐館也家務糾紛外侮不免是時眉菴公方攻苦經書不以俗累撓其心忍菴公又在弱齡而先生以一身仔肩其任凡內外公私之事縱極遺大投艱一經擘畫卽井然有條秩然就緒於以振家聲而恢世業一惟母訓是遵而太孺人當茹荼齧蘖之秋恰值噉蔗含飴之境顧而樂之聊以自寬職是故也由是推孝親之心以友弟自孩提以至壯盛起居與共飲食必偕爲仲弟讀書計延名師求益友以互相砥礪以故眉菴下帷芸牕蜚聲庠序試輒高等甲辰闈

試薦而不售不勝抑鬱而先生以義命之說力爲慰藉以安其心其待季弟之提撕眷顧與仲弟如出一轍是以同居共爨五十餘年從無間言不惟友于之愛爲可欽而刑于之化尤足式娣姒之間異姓相聚不啻同懷寧止泯勃溪詬誶之風其內外一心助孝養太孺人也冬溫夏靖昏定晨省滌灑紉箴之儀一如內則所云逮邁太孺人之喪先生哀毀骨立附身附棺靡不殫誠敬以爲之親俗鄉黨稱爲純孝非虛譽也當眉菴之去世也先生旦夕悲號悼棗鄂之摧殘傷荆枝之零落不踰月得病遂致不起病中伏枕

流淚時呼二弟親友勸之謂病中不宜過悲泣對曰
我死得與我弟相見足矣又何求哉其孝友之篤如
此至其教子義方課詩書期綿舊澤督儉勤毋替先
猷平居不假聲色出入必詢所由諸令嗣皆凜遵庭
訓克紹箕裘光家乘而蔚

國華或采芹泮水文望巋然或佐理花封政聲炳若且
復孫枝秀起入謝氏之庭者芝蘭玉樹觸目繽紛會
邀

紫誥以光大門閭紹承堂構凡後人之寢昌寢熾悉由於
前人之克寬克仁太史公謂天之報施善人自不爽
也而豈倖致哉先生性仁厚遇物寬和親戚故舊有
以緩急告者必欣然應之而更樂於與人爲善見一
善必誘掖獎勸以成之見一不善必動色相戒危言
以阻之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昌黎之言良有以
也至以林泉自樂而不馳情于仕進素有壑舟園一
所係其始祖滌之公手建文恪公爲之記自有明至
本朝名公鉅卿騷人墨客題咏成帙近歸愚沈大宗伯爲
之序而系以詩此實先生生平與其弟兩先生嘯歌
自適之地今賢後嗣續而新之廓而大之豈非善繼
善述之一事哉玉與先生爲通家世好稔悉世胄之

大原家譜 卷十三
華躬修之懋舊冬爲令弟眉菴先生作傳以無文之
辭道揚其美今又承令似之屬爲先生傳其事並愧
扣捫之見未究高深謏陋之言難形粹美不過直書
鄙見以摠仰企之忱無虛誣諉之意云爾

眉菴公傳

青浦胡鳴玉

先生諱金增字師李號眉菴姓王氏吳縣洞庭東山
人也王氏之占籍著聞於東山尙矣有明以前固不
具論卽如成 以來或以理學名或以勲猷顯文章
政事爾雅風流代不乏人而必以文恪公爲推首先
生實公之後裔祖功宗德子繼孫承遙遙二三百年
後先輝映豈不偉歟先生稟資聰穎器局恢宏襟期
灑落髫鬣時卽具成人風群以遠到之器目之所苦
早年失怙熒熒在疚時以不得稍展孝養之忱爲終
天憾而又恐悲形於色以重慈闈戚因而飲泣吞聲

與其兄槐亭弟忍菴兩先生孝事母夫人張太孺人
愉色婉容先意承志一惟太孺人之言是聽故太孺
人當鏡破鸞分之際誓不欲生以殉夫逝繼憫孤子
之無依又倖克家之有望且緩死須臾以安其養此
皆先生與難兄難弟孝思所感故椿樹雖摧而萱枝
無恙由是本孝子之心以行悌弟之道友恭之譽籍
甚州閭出入必偕起居與其歷五十年同居其爨不
獨兄若弟孺慕依然友于弗替卽姊姒間亦相親相
愛一無間言太和之氣萃于庭闈此悉稟太孺人之
訓所致而亦由其兄弟之善體親心以成茲雍睦也

以視姜家之被田氏之荆何多讓焉先生天分旣優
人功亦至少時攻苦勤學好問靡間晨昏年弱冠卽
遊長洲縣庠蜚英黌序試輒壓其儕耦甲辰鄉試闈
中得卷擊節嘆賞已擬元魁繼以後場微累見遺人
無不扼腕歎息 監臨制府查公弼納竒其文遴入
鍾山書院肄業讀書之暇與南豐湯椿年輯鍾山書
院志制府爲序以垂爲典則嗣此芸窗砥礪雲路騫
騰紹家學而蔚

國華金馬玉堂石渠天祿匪異人任乃以罹太孺人之
喪辟踊哭泣哀毀踰禮遂絕意仕進與兄弟隱居自

樂遂其初服其先祖滌之公締造名園顏曰壑舟文
恪公濟之爲之記沈石田蔣春洲爲之圖相國楊廷
和諸公皆有題咏後以世遠年湮圖已屢易其主先
生不忍先業之淪沒也與槐亭忍菴善賈輟轉贖歸
又復構鄰家廢宅擴而大之建亭臺崇樓閣兄若弟
日吟咏其間藏書富至萬卷手不停披口不絕吟遂
賦詩二十章徵一時之能詩者屬而和之以詠歌其
事歸愚宗伯爲之作序賦詩復舊業于荒烟蔓草之
中煥新模于日星雲漢之表是豈巖棲谷飲一邱一
壑以自老者所得同日語哉性慈祥樂施予凡親族
姻戚鄰里鄉黨有以緩急告者必摒擋囊篋稱量與
之里中間有血氣未化口角紛拏以致構怨者必爲
之排難解紛而其人卒歸於無怨陳仲弓以德感人
王彥方人無不服此豈倖邀之事哉誠至者物自孚
理所必然也至若遇荒歉之歲尤殷拯救之思捐金
施粥掩骼埋胔以及施衣施搆之舉知無不爲爲無
不力上以助

朝廷之德澤下以免閭里之流離正不特橐食之周麥舟
之助爲惠於一時已也善人之稱山中人豈虛譽歟
戊辰秋水潦爲災田禾淹沒餓殍載道君目擊心傷

多方救濟夫以書生羸弱之軀務此心力交疲之役
往還跋涉中暑而殂豈不痛哉當其病時鄉人爲之
奔走祈禱至有願以身代者訃聞道路咸切悲傷深
以善人不得屈遐齡享晚福爲恨君年五十有二子
長世琦次世錦俱才優幹濟學富詩書竝見光大前
猷邀

榮誥而沐

馳封何莫非君之厚德所遺耶玉與君爲通家世好其族
兄康熙甲午孝廉長源世兄珠淵當發科之歲正負
笈於先君之門時余與孝廉同硯席賞竒析疑相得
甚歡今世錦又受業於余帖括之餘兼工詩賦故予
於太原世澤之綿延眉菴躬修之醇謹知之甚詳因
不敢固辭其昆仲之請漫以無文之詞綜其事爲釐
其次第而爲之傳如此

金增字師李號眉菴長洲縣諸生有聲黌序乾隆丙
辰科闈中卷擬魁以後塲字句微疵置之監臨制府
查公彌納深惜之送鍾山書院肄業讀書之暇與南
豐湯椿年首輯鍾山書院志制府查公爲之序其先
世滌之先生文恪公兄也有栖隱之地名壑舟文恪
公作記沈石田寫圖李旻楊廷和諸名公各有題咏

時移世改莫知其處眉庵得朱氏廢園乃臨流築室
顏曰壑舟以承先澤賦詩二十章徵詞人歌詠之今
冢宰陳公大受撫吳日以事至太湖居停縹緲樓覽
其先世墨蹟圖畫有嘆美焉眉菴恭兄友弟內外無
間言輕財重義公私有急呼之必應死之日有聞而
涕泣者

忍菴公傳

唐 琦

先生姓王氏諱奕組字九錫號忍菴世居洞庭東山山後
考諱顯蛟字文起生丈夫子三長槐亭次眉菴公其少也
髫年失怙肩隨兩兄色養張太孺人以孝友聞太孺人辭
世公敬事兩兄一切家事成稟命未嘗忝已見合產五十
年友愛如一日戊辰秋槐亭眉菴兩先生一月中相繼捐
館公念群從年幼家業孔繁不避艱大獨力支持人方慮
公勝任爲難乃不數年間危者安廢者興子姪之仕者克
著循聲其處者亦擅長貨殖家聲丕振實維公力先世化
龍池恩瑩爲太傅文恪公發祥地三百年來虬松蒼柏一

望鬱葱惟是子姓蕃衍良莠雜出不肖者往往侵伐樹株
事關合族衆皆緘口不問公不忍坐視爲之糾族懲治請
官禁止并與宗人約曰凡族中坟墓不論親疎有侵伐者
本人送官其樹木變價入公以作恩塋修理之需由是人
不敢犯禁文恪公胞弟秉之公文章學問與兄相埒嗣絕
百有餘年坟在曹塢地爲人盜賣公設法贖回擇其支之
近者世爲管業祭掃又白沙養元公墓子孫寄籍直隸遠
宦在外墓祭缺如坟丁蔣姓疑爲無後伐木毀垣將貨其
地於有力者公知之巖詞諭正補栽松柏并令子姪每歲
輪祭公之不忍先澤湮沒蓋不獨篤于本支也又念兩令

兄存日欲爲本支建祠賫志而歿公將自葺之壑舟園中
堂改作祠宇與姪輩捐資置產以供祭享太原宗譜自光
化公修輯以來其本僅有存者公恐遲之又久子姓日繁
支派愈難稽考亟命令似禹載廣爲搜羅自鄉及郡自郡
及省凡有宗派流寓之處務令親赴查核其乏後者必委
曲續之閱二十載得稿本若干卷將赴開雕氏而公適病
時猶諄諄以速成譜事爲囑公之篤于敬宗收族至
歿不忘山中節烈祠年久就圯公偕武山翁南嵩率先捐
資存貯起息以備修葺及每年祭祀之需長圻爲東山來
脈射利之徒往往私採山石公與闔山紳士具呈禁止地

方有強梗弗率之徒擾害善良荼毒里黨公同翁南嵩等具呈 上憲將惡遠戍邊疆居人方得寧居遇有平糶粥賑等事公踴躍急公不但不吝輸金而且實心籌辦故當途遇公事必就先生之居而咨訪焉此公平生梗槩卓卓可傳者蓋如此予二十年前肄業蘇郡紫陽書院與令姪聲壇交備知先生及兩令兄之居心制行之美癸酉年令姪擢雲再陸從予遊講習之暇時親言笑議論行事往往邁俗愈信向之所聞之不誣惜槐亭眉菴已下世不獲親見之壬辰夏需次歸里渡湖下榻壑舟園先生先於辛卯十月辭世風景依然而感舊之懷烏能已已令似禹載出其譜稿若干卷就商于余既序其卷端又乞爲先生傳予與太原忝居世好欽其賢嗣之能繼先志而知先生流澤孔長也因不辭而爲之傳

兩侯公元配申孺人傳

徐枋

申氏吳縣人其先世居松陵高祖惠歷官廣西僉憲至其父嗣昌徙郡城崇正間以例監授福建泉州府經歷值鼎革亂不仕與太原王斯綸交善遂以氏字綸之次子霧霧文恪公六世孫也雅好讀書有大志惜結褵未二年而卒生一子徐塾時僅半齡辛巳稜疫綸夫婦與霧一月俱病歿氏以祖姑徐氏在堂不敢相從於死哀傷慘悴上奉垂白之孀親下撫呱呱之稚子凶喪疊至靡不竭誠盡禮族黨共難之太原往稱素封至綸而家道中落霧沒後四壁三棺尤徹貧如洗氏竭十指紡績堂前之甘脆未嘗缺也

塾稍長延師課誦未嘗少怠也氏依父昌居鄧尉湖寇充
斥昌家屢被刦掠末後一次盜訪知氏名驚曰此卽王節
婦家耶俱邏拜相誠勿犯而去士大夫過此者莫不式其
閭其貞節之孚於遠近賢愚類如此後數年祖姑徐沒氏
哀毀盡禮如初又十餘年有披麻匍匐哀致詞因姪炯
謁余於西山之草堂而乞余文以傳者爲氏之子塾而始
知氏之存孤完節以死也嗚呼氏之節何以余文爲哉余
於人善恒樂道之恐山澤之癯表微闡幽非力所任則夫
顯揚而光大之此惟後之人之責爾矣因書以示塾使知
所自勉焉

樹聲公傳

翁樹棠

公諱世至字樹聲非伊其自號也姓王氏明太傅文恪公
八世孫世居洞庭之東山柱國舊第公爲宏人公次子生
而岐嶷器宇端重甫髫齡翔行矩步如成人比長就塾習
舉子業灑灑數千言里中儕輩輒斂手與謝爲弗如負笈
遊郡城一時鉅公名宿爭先羅致出門下故所師法具有
原本迺益鏃勵研精覃思於載籍之林雖董帷管榻自不
啻焉當是時擲簡搖毫年壯氣盛視功名可戾契致也顧
以上舍生數謁試場不見收遂慨然投筆嘆曰遇不遇命
也大丈夫當思所以自立者安能攢眉低首向爛熟時文

乞生活耶決意棄去名韞聲鎖日以汲古餘暇嬰遨山水
間喜哦詩陶咏性靈不沾沾說唐說宋求形似也書法尤
工几案間錯列金石碑版名蹟臨摹無虛晷運腕道勁自
擘窠大字以及小若蠅頭不使一側鋒往往入魯公誠懸
之室所謂心正則筆正者殆鑽仰在是卽於此覘品概焉
公長身豐頤儀觀甚偉與人交不設畦町亦不爲脂韋媵
媵之行嘗共談讌廣坐中和光接物言若不出諸口或酒
酣耳熱遇有不可卽侃侃鑿鑿正容切責至其人內愧面
發赤弗顧久之人諒其誠愈以膺服云性冲淡米鹽凌雜
畧不訾省而篤于倫理內行完潔凡睦婣任恤事力所能
爲者爲之惟恐弗及嘗以太原宗譜自文恪公修輯後迄
今在鄉在郡支派益繁子姓益衆續修者益難其人乃悉
心搜訪積數十寒暑藁成授其受業弟世鈞葳厥事蓋敬
宗收族之念令人油然而生孝弟之心矣晚益屏塵務葆天
倪於先世真適園中蒔葯栽花寄情觴詠於乾隆十九年
八月二十九日以微疾卒享年六十有二歲子四仲曰景
星有士行亦不愧清門潛德者予於王氏爲世戚故就所
知者稍質言之俾留家乘中

奕三公元配葉太君節孝傳

鄭緒章

節婦葉太君者我舅父奕三王公之元配也太君爲山中
巨族葉某之女年十九于歸性貞靜知書史遇貞烈事喜
爲女伴指陳其說曰好婦女應如是事舅姑以孝謹稱妯
娣和睦無閒言舅父體素羸弱終歲不離藥餌舅母親自
檢點久之藥物皆識其性居然良醫佐也次年舉子親串
集賀太君謂今得子宗祧有寄我夫婦他日不爲餒鬼矣
人訝其言出不祥以好言解之不知太君之託意自深遠
焉子晬時公病已篤太君晨夕調治目不合睫食不甘脣
至病者前強爲歡顏以侍其餘則面常溼淚公未歿先一

日太君密以其子託妯娌諸姑泣謂曰幸善視此子累累數百言皆屬身後事且謂此時恐傷舅姑心不敢以此情上達他日幸爲氏言之時先妣尙在室聞其言極慰解之泣而退並以其子寒暑衣裸物件交乳媪厝度曰省日後無從問取及歿太君號泣不絕聲至蓋棺時投地大慟嘔血升餘而絕救之甦扶還臥內時號時泣不食不言父母舅姑百計慰諭之不應以孤子置之前亦不省視兩日夜後號泣皆不能惟慘目直視如噎如迷醫者診其脈謂腸斷不能爲人家疑其茹金固扣不之答投以湯藥閉齒不入涓滴如是者七日而歿時雍正某年月日也年二十有

一夫婦合葬於馬安嶺祖塋之旁噫太君之死可謂烈矣子伯熙壯而貿易於徐州遂取席氏生三子仲玉仲甫仲平乾隆庚午伯熙歿其妻若子返故里謀葬事會至舍先妣扣以舅母生平事言之不能詳先妣憮然固爲歷歷言之時章侍側先妣顧謂之曰宜爲汝舅母作傳謹以奉命洎丙申年先妣病中申命之曰汝爲舅母作傳不可忘復口授事實謹誌其畧第先妣見背枕苫餘生無暇筆墨服闋後問名日下復鹿鹿不及此然服膺慈命刻不能忘今歲秋殉壑舅自江右督稅來都瞻拜之暇卽欲蒐羅本宗潛德遺行哀登家乘以太君節烈事告大爲感慨命之作

傳竊思太君死節距今五十餘年子孫不能言其事官司未能表其節非先妣口授事實則章亦不能傳非晚壑舅闡揚幽光則傳亦不能垂之久是皆太君之節孝正氣不可澌滅所致也章何敢以不文辭辛丑仲冬識

毅齋公傳

彭紹觀

古之論士者以器識爲文藝先顧文藝之與器識派別而源同者也若器識不宏所云文藝亦不過尋常摘句之末耳烏足以傳世而行遠哉王君聲壇諱世岐號毅齋余同郡友也世居洞庭東山弟昆七人毅齋行二尤爲贈翁九如公所鍾愛幼卽岐嶷自束髮受書卽過目不忘長遊昭文縣庠其於經史子集博覽淹貫諸先達咸器重之然未嘗稍有矜炫也丙寅春余與毅齋同入紫陽書院肄業遂獲訂交倡酬之暇燕譚無間昕夕遇有疑義相質輒口講指畫爲辨析而後已院長虞山王次山先生深嘉賞焉每

課必列前茅一時聲譽藉甚余不惟服其才并欽其品嘗
偕儕輩衡論當世名流謂如毅齋者殆不愧文行兼優者
歟他日掇巍科登顯仕出所學以展其經濟當自有大過
人者已乃就郡司馬天雄高公之聘延入署中課兩子業
相得甚懽詎意甫逾半載忽遘疾辭歸旬餘竟長逝時年
三十有一高公輓以詩云東山俊望獨推君搖筆千言迥
出群手跡於今難再得時從兒輩覓遺文何事有才天不
留鵬飛壯志淹林邱草堂依舊環流水未忍重登縹緲樓
其感愴怛悼如此真知己之痛惜固非溢美也嗚呼何天
培其德篤其材而獨不永其年耶配朱孺人矢節持家教
子成立子三長伯震次伯翼俱國學生三伯復孫五均業
儒以毅齋之器識文藝何不可期乃僅博一弟子員而不
克大暢厥志然則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吾於毅齋之後
昆有厚望焉

史傳

吳縣志名臣傳

王昇字惟善遠兄世居東洞庭宣德間授長樂主簿有善政士民懷之不置多稱爲王佛子

王琬字朝用以字行遠子發憤篤學至咯血不止累試不偶以貢授光化知縣自劇賊劉石之亂流民盡逋竄山谷臺司慮生變欲火廬誅逐琬不忍爲招徠拊輯之選俊秀隸學宮月有課又募民壯習射修文講武縣境穰寧會子鏊已登第遂致仕歸累膺封典年八十五卒

具區志

王銘字警之文恪鏊兄少隨父任光化歸山後絕跡城市號曰安隱弟銓字秉之選杭州府經歷不赴文恪製詞以贈有輸與伊人一着高之句因顏其堂曰遂高所著有夢草集四卷皆與兄倡和作也

吳縣志名臣列傳

王鏊字濟之別號守溪學者稱爲震澤先生府學生成化甲午乙未鄉會試俱第一其文推爲制藝之祖廷對復擬第一執政忌之抑置第三授編修九載陞侍講憲宗實錄成陞右諭德尋陞侍講學士兼日講時中貴李廣導上游西苑鏊爲講文王不敢盤於游田反覆規諭時東宮將出

閣命鏊兼左諭德尋陞少詹事遷吏部右侍郎會邊警鏊上等邊八事值災異內閣謝文正遷求退舉鏊自代武宗在諒闇內侍八人荒游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韓忠正文時爲戶部尙書憂懣不食其部郎李夢陽說之韓遂倡諸大臣伏闕請誅八奄上怒召諸大臣切責夜詔劉瑾掌司禮首逐韓繼逐劉謝時瑾以人望令鏊入東閣歷進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與焦芳同在閣瑾銜韓必欲殺之又坐劉忠宣大夏以激變上官逮繫詔獄鏊前後力爭之並減死或惡楊文襄一清於瑾謂築邊太費鏊曰楊高才重望爲國修邊可以功爲罪乎瑾秘議

廢后吳氏喪，鑿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苟。景帝汪妃薨，疑其禮。鑿言：廢妃不以罪宜復故號，瑾時權傾中外，焦芳專事，媼阿毒流縉紳。鑿不能遏，感然見顏面，乞歸。疏三上，賜乘傳。歲夫月米具給。鑿立朝三十餘年，廉正守道如一日。及主試南畿，先後會試同考主考，尤稱得人。既歸，屏謝紛囂，究心性理，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自砥。林居十四年，世宗卽位，遣官存問，賜金幣，益與廩。鑿疏謝，上講學親政二篇，優詔報聞。甲申，歿，年七十五。子祭葬，贈太傅，謚文恪。鑿爲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得晉唐筆意。遺稿曰：震澤集、震澤編、震澤長語、紀聞各若干卷。

附載名世文宗

王濟之文章明暢，足以經世；節概挺勁，足以表俗。我朝文章大家，必云王、唐、瞿、薛，以濟之首推。吳廷舉論公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庭雲卧，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文恪之謚，信不虛哉。

吳縣志文苑列傳

王延陵，字子承，文恪鑿季子。鑿手摘五經要語授延陵，學日進。補府學諸生時，鑿還山，小構其扁，書未當意。延陵方髫年，操管立就，諸名家皆歎爲弗及。鑿會詔下存問，上進學勤政二篇，上嘉悅。蔭延陵爲中書舍人，就職帝京，日與

海內名士揚摧風雅又寄興丹青人得其寸楮尺幅咸寶藏之兩奉命封藩還作詩紀贈遺遊一無所受尋乞侍養生母反初服延陵爲人溫厚醇謹舉動一稟文恪家訓讀父遺書娛情細素母病籲天請代及歿哀毀不勝後避寇城居與劉僉憲鳳張太學獻翼賡和榜其舍曰景空蓋託慕在禪宗也卒年七十有七

明史本傳

王鏊字濟之吳人父琬光化知縣鏊年十六隨父讀書國子監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奇之稱爲天下士成化十年鄉試明年會試俱第一廷試第三授

編修杜門讀書避遠權勢宏治初遷侍講學士充講官中貴李廣導帝遊西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反覆規切帝爲動容講罷謂廣曰講官指若曹耳壽寧侯張繼故與鏊有連及繼貴鏊絕不與通東宮出閣大臣請選正人爲官僚鏊以本官兼諭德尋轉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嘗奏陳邊計略言昨火篩入寇大同陛下宵旰不寧而緣邊諸將皆嬰城守無一人敢當其鋒者此臣所不解也臣竊謂今日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往往令戴罪殺賊副總兵姚信擁兵不進亦得逃罪此人心所以

日懈士氣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奮乾剛時召大臣咨詢
邊將勇怯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專主將之權起致仕尙書
秦紘爲總制節制諸邊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鎮京營遙
爲聲援厚恤沿邊死事之家召募邊方驍勇之士用間以
攜其部曲分兵掩擊出奇制勝寇必不敢長驅深入從之
又言宜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
舉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
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諛聞之陋時不能用尋以父
憂歸正德元年四月起左侍郎與韓文諸大臣請誅劉瑾
等八黨俄瑾入司禮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內閣止李

東陽一人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整瑾迫公論命以本官
兼學士與芳同人內閣踰月進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
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景帝汪后薨疑其禮整曰妃廢
不以罪宜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乃命輟朝致祭如制憲
宗廢后吳氏之喪瑾議欲焚之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整
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薄也從之尙寶卿崔璿等三人荷
校幾死整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尙何顏
居此李東陽亦力救璿等得遣戍瑾銜尙書韓文必欲殺
之又欲以他事中健遷整前後力救得免或惡楊一清於
瑾謂築邊墻糜費整爭曰一清爲國修邊安得以功爲罪

瑾怒劉大夏逮至京欲坐以激變罪死鏊爭曰岑猛但遷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變時中外大權悉歸瑾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而芳專嬖阿瑾橫彌甚禍流縉紳鏊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有司給廩隸咸如故事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不起世宗卽位遣行人存問鏊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篇帝優詔報聞官一子中書舍人嘉靖三年復詔有司存問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謚文恪鏊博學有識鑒文章爾雅議論明暢晚著性善論一篇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盡也少善制舉義後數典鄉試程文魁一代取士尙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宏

正間文體爲一變

外史傳

馮時可

武廟時韓司徒爲嚆矢公以身機焉及司徒斥公以人望特簡士戴爲標國倚爲柱而公森森昂昂如松拔灌莽如鶴立雞羣外不示同異內有以陰折其萌亦殫厥心矣及瑾益肆橫滔天不可堤塞公遂介於石不終日以去進如懸曜退如收雲民皆仰之乃其委蛇恬穆畧無居名矜勝抑何深至乃爾昔人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公所以通神明鏡始末提緯宇宙節全名立豈非冰心玉壺爲世君子哉公沒而子孫日盛今承天守禹聲公曾孫也端亮易直

獨敦雅素爲民爭命遂忤中貴落其官蓋公風類云

府志

王禹聲字聞溪文恪公鏊曾孫萬歷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引疾歸起補工部權北新關以廉稱歷員外郎郎中陞承天知府稅監陳奉貪橫肆虐奸民薛張兒李二生皆承天人爲奉牙爪楚人所在思亂一日奉至承天二生等嘗以罪爲鐘祥令案治至是圖雪其私誣以阻撓下檄捕令士民相聚揭竿禹聲單車諭止聞者解去而守陵闈杜茂倡言民變擅調兩衛官軍將大肆屠戮禹聲揭榜通衢牒報上官直列二闈激變狀闈恨甚上書告變禹聲坐削籍歸數年卒後贈光祿寺卿

王世琛字寶傳明大學士鏊六世孫父銓字東發康熙庚午副榜累官禮科給事中敦氣誼重然諾善繪事書法世琛風度恬雅工詩文兼善書畫得父筆法康熙壬辰

殿試第一授修撰雍正初充

實錄纂修官晉侍講督山東學政勸實學斥浮僞青齊文體一變累遷少詹事視學未竣以勞卒官

太湖備考

王祚謙字益之東山人文恪鏊之元孫幼業儒已而業醫

於靈樞素問諸書靡不討論而以陶節菴全生集爲宗治疾無不竒效尤以傷寒著名有王一帖之稱子斯贊字翊宸能世其業爲傷寒名家性嗜酒徃徃於醉中用藥無一錯悞

文恪公解會連捷探花及第相傳已擬狀元爲商輅所忌抑置第三人康熙壬辰文恪公八世孫世琛會試時祈夢夢至一廳堂其雙雕句云雨中春樹萬人雲裡帝城雙鳳初不解其故臚傳後始悟隱家闕二字乃狀元也

足徵集小傳

琬字朝用東洞庭山人天順間以貢入太學授湖廣光化縣知縣政尙仁厚歲凶收活流民以千計在任三年子鏊及第謝官歸初封文林郎再封右春坊右諭德又晉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宏治十六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五

鏊字濟之號守溪朝用之子成化甲午乙未鄉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三人自編修歷官吏部右侍郎正德元年入內閣晉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加少傅改武英四年致仕嘉靖初遣行人存問將召用而卒謚文恪先生歷仕憲孝武三朝砥節履方不少骫骳武宗朝寺人劉瑾權傾中外流毒縉紳劉忠宣大夏以激變土官楊文襄一清以築邊

太費被逮先生皆抗疏力爭一無顧避然璫勢方熾遂三上疏乞歸或以拂瑾意虞有奇禍先生曰吾義當去他何恤也歸構靜觀樓與故舊觴咏流連間徒步出遊遇田夫野老相爾汝弗怪也其長公營第宅於郡城築怡老園迎養備至居信宿即思返曰吾烏能舍七十二峰哉嘗與門生泛舟湖中徧歷幽巖邃谷人跡不到處鐫石題名以志歲月優游林下凡十有四年所著有震澤集震澤長語震澤紀聞震澤編若干卷錢虞山云文章以修潔爲工規摹韓王有矩法詩不專法唐於北宋似梅聖俞南宋似范致能峭直疎放自成一家

銓字秉之文恪之弟正德間以貢授杭州府經歷不赴隱居水東之塘橋作且適園文恪製詞爲贈有翰與伊人一著高之句因以遂高顏其堂所著有夢草集四卷皆與兄倡和聯句之作也沈石田吳匏庵祝希哲諸公皆有題跋比之士龍子由云

延陵字子永號少溪文恪季子以父蔭爲中書舍人讀書好友希心風雅早歲與皇甫子循張幼于輩結社有春社編王中舍集

禹聲字遵考已見前傳

武字勤中文恪公六世孫居西城柱國故第以諸生入太

學淡於仕進博學無方而尤精於畫前太常王烟客亦善畫猶亟稱之曰近代寫生多畫院氣獨吾勤中所作神韻生動當在妙品中京師貴人慕其名出兼金購其畫不能得甚有作贗筆以售者內閣宋文恪公德宜其至戚也方貴顯於朝移書招之入京笑而不應間語人曰古之善畫者莫一非高人傑士以文行著者也吾先少傅諸客如沈徵君文待詔唐解元之屬其人皆能爲畫重不則畫豈能重人乎晚而自號忘菴或徵其說乃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今予之補劓息機于此也世忘予乎予忘世乎兩相忘則去道近矣嘗以展墓至洞庭好事者持縑素

乞畫無虛日潤筆之資輒緣手盡不爲問舍求田計也晚年歲多病不復多作畫故人有貧乏者強之作便欣然執筆曰聊以佐吾子晨夕需族父年老有孫女貧不能嫁復力疾爲作數幅俾鬻以治奩具客有以病諫者曰吾財不足而力有餘敢自愛耶卒年五十有九汪堯峯太史爲之傳

金增字師李 已見前傳

史餘

明禮部右侍郎蘭溪 陸可教撰

王鏊爲文淵閣大學士閣瑾方毒禍搢紳枷械朝官百餘人公奮起曰將一網打盡矣直入朝堂面列其罪復叩闕流涕請斥瑾衆皆危之公曰正人去我獨留天下謂我何

遂力求去而瑾威亦少挫

太原家譜卷十三終

太原家譜卷十四

像贊

公榮公昆弟行樂像贊

鑿

先少傅昆弟三人伯諱璋仲諱琛先少傅為季伯頤而長
仲豐而碩季潤而秀德各稱其貌焉鑿童時見海虞朱孟
誠實傳茲像時天順己卯至今正德庚午蓋五十餘年鑿
亦且老矣觀茲像如諸父之復生未嘗不肅然恭躍然喜
欷然繼以泣也因為之贊曰

前人邈矣厥像在茲或言或笑或行或隨念昔為兒膝前
環繞孟誠筆之曰維其肖日月徂遷年更五十風木之哀

大原家譜 卷一四
思養何及忽睹茲像儼然猶生生而不作有淚縱橫我懷
前人亦懷其德其德伊何忠厚一脈嗟嗟後人尙繼無射

安隱公像贊

鏊

先少傅子四人安隱其長也髯而長身沉靜簡默其弟鏊
位至內閣而兄安處一邱以終身焉無外望也可謂安分
者乎故號曰安隱鏊爲之贊曰

彼夸者子得勢而驕輿馬宮室華侈相高兄獨澹然安厥
故守倭倭佗佗不動不有包山之麓太湖之濱敞廬脫粟
樂之終身我思古人誰與儔者有漢新息馬少游也

文恪公自贊

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劬書結髮礪行白首於道茫然
無聞者乎爵廁公孤官居臺閣志懷抒忠幾昧納約卒無
以致君澤民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獠不能媵
阿一有違言超然去之不辱其身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
忌見利思後不知規畫歸臥空山家徒立壁晏然居之以
忘其貧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曾無裨補於世
所幸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拙而不知柱下
之工知希止足之疏傳而不能爲應變之姚崇者乎

文恪公四像贊

王穉登

太傅公四像具列於左官自編修而詹事而少宰而光祿

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賜告家居年自二十九而四十八而五十二而六十二顏自白皙而渥然而蒼髯而二毛所謂歲月有變遷官爵有崇卑榮華有盛衰惟德之休雖千古不朽也嗚呼公之勲在旂常名在竹帛與天壤俱弊可矣獨其形神齒髮寄在丹青雲初耳來百世之後可不與劍履袍笏並藏乎

又

汪士鋐

右王文恪公像四一爲編修時年二十九一爲少詹時年四十八一爲少宰時年五十二一爲太傅時年六十二當明正德間劉瑾用事公守道自重齟齬不合遂拂衣歸第優游於洞庭之間莫釐之下當年六十二時則家居已二十年又十有七年而後騎箕上仙泉石之樂山林之勝未有以易此也以視天下詭隨之輩依附勢燄以傾人陷人者時未幾而其人與骨俱朽矣乃公名在當時文傳後世其所得孰多耶鉉於公之裔孫世繩所獲瞻公之遺像風儀端偉神采英俊至今奕奕猶有生氣後之學者尙當思慕而景仰之况其子孫耶因書其後以歸之

又

何焯

先正少傅文恪王公壯歲以高文取巍科爲一代宗工之首自居史館晉宮詹及佐天官踐綸扉皆特立無所附麗

時瑾芳中外相倚茶陵爲元輔猶委蛇用權公介然不撓
決志引退下視池邊之蹲鳳固已千仞相遠追蹤天外之
冥鴻并無再出爲累蓋有老而愈烈者焉今年秋其八葉
孫監憲世繩出示公遺像凡四不覺竦然起敬昔虞伯生
題王本齋歷官記年畫像詩云歷官貴與年俱進列畫衣
冠若弟兄如文恪公者殆官之進非其所屑德之劭則百
世景仰也爰拜手而係以贊曰

歷官紀年俗尙寫真富貴磨滅率同埃塵我有先正譽望
日新迴翔禁近晚秉國均志伊之志歸潔其身猶有生氣
瞻對若神

又

公像凡四自盛年至艾耆廣顙秀眉如故而頤頰豐盈容
顏蒼老獨其目光炯然至今猶有生氣也武宗初年公與
韓忠定共攻八虎公語尤切及在相位不久瑾燄漸熾毅
然乞身未竟公用世宗初年請開講筵舉詞科優詔相答
亦未能如公言明自成祖置閣臣至正嘉間百年所矣三
楊商彭徐劉李謝公及楊蔣諸公皆名德重臣公忠體國
培養太平之元氣者也武宗蠱於節甫國是淆亂天下垂
危而人心風俗未變世宗溺於褻猶士大夫之有方者撓
節以從之而人心風俗爲大變矣餘姚與公同榜柄用在

公先且公未相而先去晚年復出爲永嘉所困蓋深悔之
公林居十七年蒼生無福而公則獨享全福爲完人也余
於當時政府有深慨焉宏正以前嘉隆以後絕然頓殊公
適當其間以完三楊輩體國公忠之局因公孫世繩出四
圖相示謹盟沐而識於其末

又

沈起元

內清而外腴神和而氣灑黃閣重其履綦泉石養其蒼皓
笑腐鼠之或嚇歎冥鴻之已杳夫且探六經以爲文俯群
言而俱小後乎千載而有聞游乎斯文以見道噫當日接
公丰采嶷然中外楷模至今仰遡風流鬱矣丹青儀表

又

趙與鴻

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而天地之道備焉
邵子皇極經世起數於四四乘四而推衍遂至於不窮夫
一生二二生四四卽一也一卽太極也特四可見而一不
可見也旨哉其理微矣丙辰長至鴻客豫章得拜公四像
於虔南觀察夫子公署瞻仰之下不覺悚然敬悠然寓諸
心目間曰公其善用易者乎公文名冠唐瞿薛立言垂不
朽迨筮仕武宗時劉瑾用政權傾內外公不稍委蛇觀其
救楊一清劉大夏數語千載下凜凜有生氣勢不得爲不
可則止瑾素重公威望卒得掛冠歸免於禍當時稱異數

焉此其行藏進退非深於易者烏能若是公四像若天四時若地四維自廿九而四八而五二而六二年有老壯自編修而少詹而少宰而太傅位有尊卑數也而理寓焉公全體太極循乎數不易其理是所謂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二而變四四可見一不可見也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文恪公像贊

徐源

噫予嘗觀斯像而知斯人也早以文學冠科場而游躋三孤入臺閣終以憂畏脫讒佞而竟居九峯爲山人方其雞鳴而起晨光未熹漏鼓將絕入告嘉謨汲汲趨庭者堯舜其君之心之身也旣而羸豕蹢躅國是日非不暇脫冕雲

山烟水望望江湖者節介如石之心之爲也於戲不盡柄用而有餘遺古之君子文稱在後世豈嘗無同於斯人者耶

又

祝允明

宇宙之內理之與事咸有其至者而各有所居居之者咸得而其功成其績興不然者反之曷爲理之至也聖賢之道也王佐之才也中正之德也天人之學也曷爲事之至也丞弼之位也霖楫之任也樞軸之權也登平之業也若是者皆具則居之咸得者也上而臯夔稷契伊傅周召次而蕭曹房杜韓范之徒是也其功成其績興千古一時也

而今其時矣先生其人矣自衆人觀之曰賢升而世泰位尊而道行自智者燭之則大有非易易者何皇天之萃是至理與事俾先生一人咸得之而當今日之時也意者有所倚託馮藉將以旋乾轉坤爲我

皇明翊無疆丕基俾伊周無專美者與天道淵穆草茆之類非所敢知而先生其格於是矣則門人小子亦從衆抃蹈而已引頸延佇日誦 聖政之維新先生相業之巍赫萬邦蒙賴而門墻竊光感戴欣幸自倍恒品何能旣言

又

陸 燾

穆穆文恪履貞涵醇靖共 三朝貴而能貧燾自垂髫始

誦公文越十五年乃登公門公本天人游戲域中諸所紛麗莫攫其衷而獨愛才饑渴飲食聞人有能若自己出顧我謏劣辱公之知待以國士千載是期公於斯道篤學躬行不立門戶渾然天成發爲文章金聲玉色晚益臻妙居然古則刊落華繁獨造本原取材左漢規摹王韓六藉之餘九流百氏浩如烟溟不見津涘公鉤其元發矢破的考古辨疑忘食與息我效其愚公曰起予不蹈故常爾見卓殊故事舊章朝野罕習傳聞異辭譌舛踵襲公核其實引繩貫珠纂勒成編淡墨細書我獻所聞公曰有徵士貴識務不惟專經在昔昌黎殷勤籍湜我非其人敢忘公德聞

公屬疾往候榻前猶爲申眉諄諄謫言曰俟康寧杖履隨
逐木壞山頽百身何贖

又

顧鳴臣

惟公道德潤身文章華國此固天下所共仰也登相不逮
夫

孝皇全盛之日而功業竟阻於僉任狂悖之秋此天下所
共恤也若鳴臣所慨則不止是吾少也聞公居鄉壯也見
公立朝中有確然不可易之守外有毅然不可犯之色
及其汲引成就又有惻然不能自己之情此興禮樂致太
平之具也自時厥后士大夫專於利害以脂韋澳澀相習
尙一己之外他無營焉便媚機警若俳優牙儉外布和美
中含鷲害阿疾排擯無所不至前輩質直長厚之風掃地
盡矣此公之所以一去不復用而可爲天下慟者也嗚呼
公逝矣不可復作矣吾將安歸

又

王守

先生煥龍文之鼎郊以享上帝殘膏剩馥霑飮云亭一
經指點莫不高翔橫經授業於門墻者與應寧楊公中分
魯至如相品之貴雙提而論文囊瞠乎後矣守侍函杖最
久辱陶冶最深晚側臺中惟先生亮節是儀退而歸田惟
先生清風是式經師人師取法無窮乃世往往以未竟其

用爲先生惜是豈知先生者哉

又

王世貞

孝宗以還實始風雅而擅經術如公益寡迨正德時厄同
白馬公以相歸卒老牖下完爵完身併以名完匪德之難
完福爲難俯仰世才寥焉愴歎

吳中先賢讚

劉鳳

今海內業博士弟子者皆誦法守溪王公言嗚呼亦知之
淺矣王新建乃獨取其論性書謂有所發明要之於學蓋
沈博值宏德間文鬱興學士大夫繼流風聲群士由之
發譽聞能爲後進推轂人遂傾心焉豈徒以位望爲乎

題長源公遺像

世鈞

公之分祖思南郡尊東山柱國世業齊新迨公祖父遠徙
泖濱青浦寄籍鬻序蜚聲桂香高折爰寄清芬春秋祭掃
嘗至洞庭與我先子話舊諄諄鈞年尚幼隅坐默聽後公
秉鐸侍教無因告歸旋卒杳隔難聞茲修宗譜扁舟往詢
茅屋已破問諸其隣曰公二子早赴瑤京孫枝復萎乃嗣
宗人派出東宅世佐其名年已五十尚乏蘭英曰昔有弟
生子十齡家業中落依人作生具幣迎歸公後是承珠還
合浦劍返平津敬懸遺像載拜告成緬懷風範髮髯生平
積累孔厚報在後昆斷者旣續去者復存流風餘韻百世

先祖府君諱達字惟道寬厚長者有器識初洞庭人不知學問聞有爲弟子員者恐懼逃匿府君獨好學重禮得朱子小學四書誦讀不去手浦江鄭氏最名有家法卽做其家規行之居喪寢枕苦塊動必以禮嘗長鄉稅不督賦而事集山之人至今歸其仁府君生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十日以景泰四年二月二日卒春秋六十有四初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加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又贈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又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祖妣葉繼祖妣周初贈淑人加贈夫人又贈一品夫人

先考諱琬字朝用後以字行年二十三始入邑庠自以質魯學後時發憤徹夜誦讀至咯血不止累舉應天鄉試不利以貢入太學久之知湖廣之光化縣光化自劉石之亂流民散處山澤間處所而是上官慮其生變也火其廬一切驅出境府君不忍獨招安之民獲安堵而上官不悅選俊秀爲弟子員月自考較又募民壯教之射上官滋不悅以爲迂也時鏊已及第入翰林乃遂告歸吳大抵先考立心制行一以誠爲本有不聞聞之必行行之必篤嘗謂學不貴博貴乎精授書甫訖則溫之溫訖又溫之循環不已故其書終身不忘嘗因病悟攝生之法在調氣不在藥石

大原家譜 卷十四 狀畧 十一
故早歲病羸晚而康強遇人子弟諄諄然以讀書之法誨之若誨其子弟也遇病者諄諄然以攝生之法語之若病之在其體也於戲其心厚於仁者耶先妣葉尤慈祥愛人生平無疾言遽色年甫六十以成化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卒先考生永樂十七年己亥七月十日宏治十六年二月三日卒春秋八十有五初進階文林郎加封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又加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初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加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又贈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又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先妣葉始封孺人贈宜人加贈恭人又加淑人夫人至一品夫人王氏家洞庭世以忠厚相承蓋十有一世矣而未有顯者乃今發於不肖孫位躋一品封及三代 綸音下賁光及泉壤整之不肖何以及此今老矣懼終無以報因具列褒封之等於麗牲以識其榮且遇又以著 聖恩所及皆先德之遺而非不肖之所能致也

七代圖序畧

言廷

先太傅伯英公少為商永樂間歲大荒公散家財數萬糶
 貴賣賤以賑貧乏一時賴以無饑人咸誦為仁人子孫宜
 碩大焉後倦於遊家居教子以仁讓相先里黨咸敬而效
 之太傅惟道公公少子也能成父志生丈夫子三長公榮
 公次以潤公季靜樂公靜樂公知光化縣事以次子文恪
 公入相伯英公晉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陸太夫人進封一品惟道公初贈
 光化縣知縣晉贈一如伯英公葉太夫人周太夫人初封
 七品晉封一品正德四年賜祀葬於山後化龍池之恩塋

昔歐陽文忠公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蓋古今如一轍也公榮公孝友性成不忍仲弟無嗣以次子滌之公承其祧不二傳而長公之後亦無嗣以故公榮以潤二公之祀滌之公兩承焉滌之公性靜穆好讀書能文章與文恪公相伯仲不樂登仕籍隱於壑舟遂自號焉一時名人碩士高其節爭相遊咏郡志及文恪公集皆載其勝壑舟公生二子長松石公生叔尹公次小壑公生清渠公清渠公生二子長景清公次景渠公叔尹公無後又以景渠繼景渠公廷高祖也高祖以上各有遺像歲時伏臘子孫盡懸以祀從兄九錫恐其久散而無紀亟命子姪延請畫師通其世次合爲一圖廷樂其成爰輯其序於軸俾我子孫瞻拜之下不俟譜牒瞭然知所從出其於水源木本之誼庶有益乎

文恪公行狀

徐縉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諡文恪王公諱鏊字濟之姓王氏王
 之先自汴扈宋南渡有諱百八者始來家吳之洞庭山曾
 祖諱伯英祖諱惟道考諱朝用光化知縣皆以公貴贈光
 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曾祖妣陸氏祖妣葉氏妣葉氏俱贈一品夫人公自幼穎
 悟不凡成化乙酉年十六隨父北上讀書於國子監之退
 省堂初學舉子業落筆卽超流輩論表策未嘗作作卽爲
 人所傳或以傳於葉文莊公公曰將來忠肅也時冢宰鹽

山王公卒諡忠肅故云鄉進士奚元啟有盛名於時曰吾得與子爲同年足矣贈詩有太湖西去東山上盡說施槃有後身之句戊子歸應鄉試文莊驚曰子安得小就姑留此大肆於學他日與古人並驅告以父命則曰歸試不利幸也至吳歷試有司皆首選縣尹樊瑾郡守賈爽皆以國士待之提學侍御陳公選曰他日以文名天下必此子也戊子辛卯二試皆不利甲午主司謝公一夔鄭公環得其文大驚以爲東坡復出寘之第一所刻程文不易一字名聲大振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時策以農桑學校爲問公曰今天下事止是乎策未自獻汎及當時利害反復數千言衆謂必居第一時執政欲置第二甲曰此卷太直難於宣讀也冢宰尹公曰 朝廷方求直言吾當讀之乃置第一甲第三授翰林院編修在翰林時閉門讀書肆力於六經諸子史非其人絕不與交權門勢家足跡不至遠近士子多願及門雖中貴亦遣弟姪從遊公皆絕之九年陞侍講 孝宗卽位肇開經筵公初充經筵展書久之乃充講官公進講必分別天理人欲君子小人每至治亂用舍之際言之懇懇 上以方春出游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無盤於游田一章反復千言明白剴切 上悚聽自是不復出矣一日罷講召李廣所親信謂曰若知今

日講官之意乎歸語廣好爲之今日之講大抵爲廣也壽寧侯之未遇也與公有連及旣貴絕不與通召飲亦不往士論高之修 憲宗實錄成擢右春坊右諭德徐文靖公當國薦公爲侍讀學士尋充日講官鈞陽馬公在兵部上疏言 東宮將出閣講學宜選正人以端國本 詔會官議議至公同聲曰此真所謂正人者遂以爲首仍兼左諭德旋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吏部闕侍郎洪洞韓公署部事曰王公與壽寧舊而不與交其正可知遂以公薦 詔用公宏治某年議者以災異當策免大臣大學士木齋謝公引過求退且言當今負公輔之望者有尙書吳寬侍郎王鏊乞以臣位授二人則災異可消太平可致時論避之 上亦甚嘉納在吏部有貪昧求進者必加裁抑恬退者必進之乃已尋以憂去正德初釋服至京復除吏部侍郎兼副總裁 武宗在諒陰中使馬永成等八人道上游樂鼓吹日聞於外給事中陶諧劉蔭洎諸科道官相繼言之詞頗激切公素厚戶部尙書韓公因與言科道能言吾輩爲大臣可無一言乎時泌陽焦公爲吏部當爲疏首焦不從韓曰焦不敢吾其爲之公毅然從吏乃與英國張公懋率文武諸大臣於左順門拜疏列八人罪惡上大驚遣司禮監七人日至內閣議內閣欲執八人付之

於理既有旨召諸大臣至左順門中人雲集宣旨上旨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李榮乃曰上言卿等所云罷晏樂則從勤政事則從惟八人者不可去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何由而除天下何由得治且今日之舉果何爲乎韓公亦言今時天變極矣不改患且不測榮等無以答姑以溫言慰解而退八人者環泣訴於上前謂事由王岳等

詔斥岳等於南京八人者乃分布要路劉瑾入柄司禮專以摧挫外官爲事矣內閣洛陽劉公餘姚謝公皆去位閣下有闕衆推焦與公名進衆知公之有言於門下也意必不用而輿論所屬遂以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焦同

入閣劉謝旣去西涯李公臥病不出焦與公同事每事必推公一日上見公班尙書後欲進公秩公力辭資淺

上曰豈有閣老班尙書後者因進戶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未幾有蟒衣玉帶之賜時瑾大肆酷虐韓公已逐意未慊令邏人誦之韓騎一驢去得免郎中張瑋副使姚祥尙寶崔璿皆以途中乘轎被逮枷於東西長安門與張家灣公數言不聽一日有自灣中來者曰瑋將死矣公忙迫言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旣辱之又殺之吾亦何顏復立於此由是三人皆釋瑾怨韓公不已必欲置之死公曰韓清德粹行海內所知今無過罪

之恐天下不服不聽時中外洶洶必韓不能自脫無一人
敢言者會有投匿名文於大廷者斥瑾罪惡瑾意稍戢
韓得不死亦以公前言故時應詔舉經明行修者有餘
姚人瑾欲因事逮謝公并及劉公公與西涯李公力救獲
免瑾又惡華容劉公逮至京以其變置士官岑氏焦亦惡
劉將坐以激變地方公曰使岑氏由此反叛謂之激變可
也今地方如故何名激變焦意不懌公擬旨乃云幾於
激變劉竟得減死瑾又惡石淙楊公屢形於言公曰楊公
德學政事當朝推重其提學陝西士風一變人才輩出
其督馬政築邊牆盡心爲國有功於三邊甚大瑾意稍解
廢后吳氏死秘不發喪將焚之以滅跡公曰吳嘗母儀天
下今若此必大駭物情瑾曰奈不能成服何公曰服可以
不成葬不可不厚竟以禮葬景泰汪妃薨於外邸時疑其
禮公曰汪妃廢不以罪當追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從之
軍匠逃匿者罪及左右隣柳死者相望戶部主事劉繹亦
枷於部前大臣有下獄者公救之不能得蹙然見顏面瑾
望之曰王公身居高位常若有所負者何也時中外大權
悉歸瑾公初開誠與言時亦聽納及焦務依阿公獨居其
間議多不合知天下事不可爲於是三上疏求去情甚懇
切或曰瑾權在人主右士大夫無敢拂其意公肆然不顧

力求去禍且不測奈何公曰吾自省無咎何畏彼哉瑾使
邏人訶公邏者報瑾公於贄幣亦不受瑾笑曰過矣受之
何妨公歸吳日優游山水間翛然自適不問人間事初號
守溪晚又號拙叟性沈靜寡言笑與人交簡而若嚴自不
敢干以私見人之賢汲汲然引用之惟恐不及立朝三
十餘年廉正守道恒如一日望之如泰山喬嶽不見運動
而足以坐鎮雅俗至於聲色貨利澹然不以經心博奕奇
玩一不留意事或非禮須臾不苟處財有非義秋毫不苟
取惟讀書著述雖老未嘗一日廢少稟素怯臨事不能不
動心平居常若不釋然者一日讀程氏遺書曰治懼爲難

治怒爲難明理可以治懼克己可以治怒恍然有得作治
懼治怒二銘於座側自是遇事坦然值可怒者雖怒而中
若無怒也臨大事則曰在我者有理在天者有命吾何畏
哉故講說 上前及大廷啟奏從容詳雅議者謂得告君
之體蓋養之有素矣少爲文思如湧泉見三蘇文大愛之
讀之至忘寢食於是才思益涌應試之作援筆立就及官
翰林久刊落浮華力追古作規模昌黎以及秦漢其文始
變矣嘗言吾讀孟子得爲文之法識者論其文純而不流
於弱奇而不涉於怪雄偉峻潔體裁絕然振起一代之衰
功不在韓柳下晚年精於理學每自有所得有先儒所未

發者詩不事刻削其得意處有王岑風格少時拙於書喜臨王子敬既出入顏柳間自成一家平生所著文集若干卷震澤編若干卷震澤長話若干卷紀聞若干卷嘗同考丁未庚戌會試考壬子應天鄉試丙辰會試稱公嚴能得人被命教庶吉士顧潛等二十人於翰林多所造就初公之請老武廟察其情懇允之賜之璽書仍令馳驛以歸給月俸輿皂以優老今上卽位遣行人柯維熊卽其家存問宣敕有代言輔德志切匡時直道難容奉身而退全德盛名海內推重之語公上疏謝進講學勤政二篇上嘉納焉又官一子爲中書舍人三年又命有司

時加存問公雅抱經濟與時不合未究厥施在林下十餘年實負海內重望兩京卿大夫暨科道所薦不輟士林望其復起不意公遽病病且亟以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終於正寢訃聞上爲輟視朝一日賜賻米及布命禮部諭祭者九工部治葬事贈太傅諡文恪皆異數云公生景泰元年八月十七日春秋七十有五先娶吳氏繼張氏俱贈一品夫人有賢行子男四延誥中書舍人娶毛氏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娶陳氏延陵郡學生娶朱氏延昭尙幼女五長適縉次適都事朱希召次適生員邵鑾次適中書舍人靳懋仁次許生員嚴濡孫男三女二縉竊念

昌黎之集李漢序之考亭之書蔡沈續之縉於李蔡無能
爲役而受公之知最深且久頗亦自謂知公一二又重以
公之命也故敢僭爲之狀上於 國史氏

海洲公三世行畧

斯彬

蓋我王氏之先自光化公以文學起家縣令光化公三子
伯安隱公次少傅公次中隱公安隱有子曰子文則子高
祖云當安隱之卒少傅誌其墓尋又誌子文維時不朽大
筆光於泉壤盛已不虞中葉奄至三喪積日玩月不肖等
安所追罪哉今歲癸丑十二月朔始闢寒山上金之隴體
良而面離以昭穆定焉悲夫祀宋不足徵孔子嘗歎之爲
人子若孫者不述其先世此狂悖至逆者也不肖彬與弟
鵬謀所以表章先德者欲邀縉紳先生之筆顧非三世交
恐無當 錄輒自忘其椎魯不文謹掇生平行畧敘列如

左非能爲先人闡幽姑以識歲月云爾
曾祖海洲公諱有容字叔度子文公次子也母葉氏子文
少有雋才博學能文少傅所稱翩翩有乃叔之風者以邑
諸生早亡公幼孤天性孝友兄十洲公以家學復爲諸生
不問家人生產一切事委公公事兄禮若嚴君卽一飲食
兄未及不先也至白首同饔不異財當兄謁選得官時去
少傅未久門生故吏遍天下謁交贊報者無虛日卽資斧
往來所費不貲公至傾篋給之無恡遺亡乎公宦歸囊不
持一錢也笑曰兄家世清白不當如是耶爲人豁達多大
節人有緩急求公公未嘗不應後積券滿篋竟焚之曰無
爲子孫累也嗚呼是可以觀公矣公以正德三年六月十
二日生以隆慶元年九月十七日卒享年六十先娶葉氏
馬氏皆早亡先葬娶黃氏於金陵無子今以側室姚氏祔
姚端靜寡言家人皆稱其有隱德云子男一國倫郡庠生
女一適貢士葉宗德俱姚出也

祖諱國倫字允尊別號西麓時海洲公未艾處家務甚力
由獨子愛之悉授以先世所藏書不令知他生殖而公性
亦耽學好文見少傅遺業慨然有繩武之志及長博學強
記日不下萬言爲郡諸生每試輒居首廩於學宮旣自雄
其文視科第可俯拾於流俗蔑如也往往杜門攻苦謝諸

交遊人罕覩其面者故咸以爲傲岸云戊午應天鄉試主
司絕愛其文定爲本房首卷及三場以誤書策目不舉人
爭惜焉居恒劇心舉業坐臥不釋卷每一題必作數義以
爲不如此不足以盡題之變素不善書至所手錄古文子
史時菀論策積數十百本皆蠅頭楷書不差一字不肖嘗
聞長老呼公腹笥如古張富平虞永興輩又見故麓中所
遺手書今博士家號爲積學者亦有其什一否耶公爲人
魁梧白皙方頤廣顙手軟如綿文章足以稱其志氣人皆
以公輔期之竟屢困棘闈鬱鬱不得志後遂病痛不起卒
於隆慶四年四月廿五日距其生嘉靖十二年八月初九
日享年僅三十八耳配嚴氏父觀瀾先生小時隨女伴嬉
戲父至弗屏也怒而扶之因啼累日旣有懲屏居習女事
不出閣者逾年及歸公稔於婦道持禮教修容儀見者曰
此故大家風範也時伯姑金主家嚴御子婦諄呵不絕口
然必曰曷不長姒觀耶其稱篋如是冰蘖之操三十年如
一日歲時姻黨讌會相召謝絕不往少年處華盛及晚而
見二子貧亦未嘗有戚戚之容嘗舉儒者義命及釋氏清
淨以自寬并寬其子嗚呼是豈恒情所易及哉生於嘉靖
十年八月初八日卒於萬歷三十三年五月初一日享年
七十有五子男二祚長祚遠女一適姜充

先考諱祚長可久字號易庵年十二祖海洲亡再踰年而喪父西麓時方弱齡耳遭喪急家勢扞捏或乘間侵侮之公憤厲自振叱曰若何敢侮吾請直於官比對簿諸侵侮者咸誦服然豪猾尤以不更事欺之者公治戶役勾稽莊租逋負等無毫髮爽於是始相顧辭舌退人莫敢犯焉公性極剛直在鄉曲寡合能面折人過不喜薰媚人人亦不敢加以言色時或張目頰頰怒不得伸其氣往往取酒竟醉矣殆憤世嫉邪而爲此耶昔孔子惡鄉愿而取狂狷以若所稱則公之所得多矣萬歷己酉公年五十四體貌甚腴而言澁類中風證以爲酒祟無何竟卒四月一日也其生爲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娶葉氏邑庠生養虛公女子男五斯彬娶葉氏斯植娶陸氏卒斯杰斯霖斯懋孫女一 叔簡庵諱祚遠高才博學數奇不遇亦病酒終因自有誌故此不詳斯彬曰予述三世之事而不能不傷心痛哭也太史公有言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我王氏世以忠厚相承曾祖令德長者固宜後食其福乃吾祖方欲奮翮青霄之上而竟中道天何耶父早能樹立持門戶卓矣而末路偃蹇如兩截人以叔之才而不一試嗚呼豈所謂天道哉是不肖等之罪也夫是不肖等之罪夫

德甫公三世紀略

開伯

嗚呼士君子德脩於身所學未爲世用其生也既不樂求名譽而其沒也復未詳述言行以告來者其亦隱而不彰矣夫窮通天也顯晦遇也有其實不享其名先民務本之心所不憾也惟是達而有力者功名載在國史更有大人先生爲之託於文字苟不幸窮約以終而嘉言懿行卽家乘亦不傳豈非後人之責歟開所以遺望高曾祖三世而急思有以表揚也雖然家君今年七十有七而當祖之卒僅十齡耳逮承事曾祖亦止八九年若高祖則未嘗見焉居常縷縷爲開言不過耳聞目見者記憶一二開每欲從

事輒恨未得全知嗚咽而罷今者第就三世手澤所存並所聞於家君恭爲紀次悽愴想慕淚與筆俱矣高祖德甫府君前明末自洞庭移家江寧有晚年分產與二子親筆具言弱冠來江寧無祖業赤手經營歷盡艱辛少有蓄積始得爲父母舉葬事中間因他人爭訟牽連產敗而復整後長子貿易欠人財高祖知之欲代償或曰子債父不必償俗有之矣彼索者初未敢以望公也高祖曰是真俗說也吾子負人吾義當償吾第知欠人錢財耳何計償在吾與在吾子耶且彼不得財固大損吾心又何安卒如數償之嗚呼吾家重義而輕利由高祖府君身教端也高祖妣

太君知書習禮兼誦諸佛經終其生戒殺不肉食嘗出衣飾爲高祖治生資本江寧家業得高祖妣內助居多云子二人長曾伯祖獻文公次即曾祖曾祖玉洲府君少讀書以高祖卒承父業遂處市肆雖身親懋遷化居之務而恂恂如儒者人無知不知皆不忍欺謂王公眞長者也嘗夏日家居有人入戶竊錫酒器以去俄爲邏者所獲挾與俱來曾祖熟視之曰此非我物衆愕然即竊者亦云請公實言之曾祖曰我固無此物欲我云何於是皆色沮相隨出曾祖入謂家人曰適視其人似貧苦無聊者彼雖不當爲此而我棄一物則邏者不能致諸官人果習爲竊賊經刑

懲終不悛不然雖一時不得已後將悔悟而復爲良民矣其居心仁厚而能曲全大率類此曾祖府君通曉典籍筆墨大雅先祖授經於外曾祖作書教子謂家中事我自經理勿以撻心督課生徒外當自勤學論語開首一句便是時習宜身體力行之又云道吾惡者是吾師道吾善者是吾賊此二語尤當猛省有兩紙今尙敬藏其後先祖卒撫育家君訓詞多嚴正然義不掩恩更饒苦衷矣娶曾祖妣太君所生文夫子僅祖一人焉祖觀庭府君幼時資稟過人曾祖曰汝不必爲他事惟專精學業而已年二十八上元邑庠文戰棘闈者四歲乙酉赴容邑科試歸途邁疾抵

家未幾卒祖妣太君苦節幾四十年及將卒也自檢視衣衾楚楚如平日無生死之見亂其中祖爲人容貌豐偉而白舉止安和最惜品不能少遷就篤學工文章其原本皆出經史與秦漢唐宋諸古文時文則先守溪公及震川荆川金陳各名家抄錄讀本至今存也聚書籍文稿甚富家君授開誦習近以課孫皆祖書開嘗竊窺祖所爲四書文理精而氣醇無一俗筆題中虛字往往以淡語追出輒神致如生生平刻苦有朱直方先生少相友善一日過家君見開讀書曰汝不及見汝祖汝祖當讀書爲文時卽有人搗鼓於側不聞也久館縣南費氏數十年來弟子皆白首

猶念師教不衰焉嗚呼祖府君學業遠大如此乃竟以諸
生早逝豈非命也乎子家君也無兄弟一孫則不肖開伯
也開生仲光仲高曾孫也於是小子開泣而言於家君曰
吾家自百三公宋時居洞庭爲王氏始祖二世千七將軍
三世萬六將軍至七世八世而得伯英惟道兩公九世十
世而得光化文恪兩公王氏日益昌大文恪公次子思南
公三傳而至庭槐公即吾高祖之父以上本支皆居姑蘇
洞庭而高祖獨家江寧則德甫公者實金陵王氏始祖勤
苦造家由身而下又增六世夫世人於財得之也難則惜
之倍至其流至於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人有害於己必恣
睢報復極其慘毒而後快讀書者但求倖獲科名爲學苟
焉而已爲文戲焉而已有能如吾高曾祖三世府君者乎
其事雖細而所見者大其名雖不顯而所蘊者深其慈祥
敬順父子祖孫之間皆可以扶樹道教使聞風者興起吾
忠厚王家世世相承一脉在異地猶鄉土也愈可想見而
要之略言軼概其隱而不彰者多矣又開後人之罪也矣
若夫三世府君諱太君諱諸生卒年月日葬江寧某所家
譜載之詳矣茲不當贅家君惻然曰是皆我所欲言也小
子錄之寄汝禹載七叔汝叔克繩先美方修譜勞心竭力
懼有遺漏前相見且促汝爲此其必有以哀汝志而取之

也乾隆壬辰夏五恭紀

二佳公行畧

父西介

先大父諱斯鵬字扶搖後更名灌字二佳天資高朗志氣英邁不屑與世俯仰博學強記不事章句理必探孔孟之蘊出語不凡其發於文病近世委靡腐爛之習力掃去之自立一家言一時文人名士見府君文莫不心折焉芝岡熊先生督學南畿眼空一世時藝無當其意者閱府君試卷大加稱賞評曰大有蘇氣拔置批首以天下士期之名重當時而執贄授業者甚衆曾大父簡菴公性嚴毅府君承顏養志得其歡心推愛手足友于之誼甚篤同宗戚黨莫不沾其惠焉在鄉黨見人子弟輒勉之學有貧而力不

逮者助其束脩資其廩餼賴以成立者凡若干人嗜酒而飲亦不多每遇良辰美景或山水佳處必攜觴挈侶竟日磐礴然不至甚醉所著有文集若干卷及性理辨性理摘粹等諸書方脫稿未及付梓而家遭回祿焚燬無遺豈造物忌才而攝之去耶晚年有感當時學政銓選之弊思清釐之除奸剔蠹條陳利弊凡若干軟款奏之 當宁執政者忌其切直且關係甚大凡三上而三抑之竟不克究其施可慨也夫府君方頗美髯年十四游庠試必居前列廩於學宮公車凡十上每上輒北兩副賢書而已留滯庠序者三十餘年後乃以歲貢待次銓部且將仕矣而以病卒

嗚呼豈非命耶夫以若此之才且賢也而竟不獲一第不沾一命以卒雖士之所以自立者有不在是而天之所以報於人者何若是耶府君善行尙多介時年幼恨不及記憶且椎鈍不文詞不宣意聊掇生平梗概叙列於右俟不朽大筆爲之表揚光於泉壤公卒於崇正己卯年二月十五日距其生萬歷乙亥年春秋六十有五配姜氏孺人稔於婦職善能持家鄰比姻黨莫不稱賢卒年五十有九子男二長顯祖吳縣學生娶朱氏次顯曾娶胡氏女二長適鄭元泰次適庠生葛承夏孫男三奕芳奕芬即不肖介奕菴孫女五以順治二年十月葬於白沙青絲墩之新阡

彦通公行畧

介

先考諱顯祖字彦通天性仁厚沉靜簡樸誠以持已恕以待人緣有先大父在前一應世務不與惟自從事於經史故無以見其才年弱冠游庠自幼目疾不克攻苦以致上達人爭惜焉時里有輕薄子喜於月旦凡山中讀書輩莫不遭其訕誚而更加以譁名惟於先君則曰此仁人也何敢妄言其爲人敬仰率多類此先大父謁選卒於京先君往扶柩時方溽暑兼以悲泣之傷風日之烈鞍馬之勞而目疾彌篤行至張秋痛不能卧夜則循床而行幾至喪明忽一夜夢先大父引一人來謂先君曰汝千里扶柩勞已

甚矣知汝目疾我故同此醫者特來看汝夢中輒爲點藥
覺爽甚明日霍然同於無疾噫異哉孝能感天果不爽也
是時值荒亂之後道路難行吾先君素稟懦弱不堪跋涉
焦勞遂得嘔血之疾藥而不瘳困頓床褥者二載餘復以
先大父襄事在卽而不能親塋心日益焦而病日益甚竟
以不起嗚呼痛哉夫以吾先君之仁厚宜享大年而多福
祉何乃遽至是耶先君生於萬歷辛丑年九月廿五日卒
於順治丙戌年二月初九日享年僅四十有六配先妣朱
氏孺人處士麟原公女也公富於財而惟一女人以爲獨
女其性必驕而孺人淑而知禮事上接下莫不中度內外
無有間言生不肖等五人先大父大母欲覓乳母孺人輒
辭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於心安乎悉躬自撫育噫此得
非仁人之心哉生於萬歷壬寅年五月二十日卒於順治
癸巳年七月廿七日享年五十有二嗚呼不肖等何若此
之不幸耶兩先人皆不得享大年也子男三長奕芳娶姜
氏次奕芬卽不肖介娶費氏繼慎氏再繼姜氏周氏奕禱
繼嗣先叔女三長適庠生吳中蕃次適朱沆季適葉益茲
孫男四孫女一先人之德不能表揚亦不敢泯併記其生
卒年月俾後世子孫知之焉耳於康熙丁未年十月葬于
白沙墓之昭穴從先君之志也

七年於客秋八月十八日疾卒年僅三十有五擇今三月初八日舉柩合葬嗟嗟介婦孀居貞靜金石不渝不克永年深爲可憫伏望 宗工名喆共錫哀贈之章聿闡冰霜之操不靳惠教曷勝銘佩

用敷公元配宋孺人述畧

世滋

皇清旌表節母例贈孺人先妣宋氏外高王父明崇正辛未進士監察御史巡按山東殉節 贈大學士旭初公會孫女外曾王父順治辛卯舉人

贈光祿大夫疇三公孫女外王父浙江紹興府知府授光祿大夫靜溪公女生而端淑凝重不苟言笑事親至孝同懷八人賦性友愛絕甘分少自居澹泊工女紅習詩禮方知內則一一有合先妣年十七歸先府君康熙壬午副榜候選補教諭用敷府君府君爲先太傅文恪公七世孫王父勅贈文林郎陝西延安府宜川縣知縣惟一府君王母

救贈孺人繆太孺人當結褵時王父母已前歿先妣常以不及奉事爲恨王父有丈夫子六人長世父宜川縣知縣用修公次府君是時甫能成立叔父太學生用輯公於賓公仁和縣庠生漢友公山陽縣知縣長孺公尙在 齡世父府君各撫兩弟府君撫用輯長孺兩叔父自飲食衣服寒暖疴癢先妣保護備至延德光顧先生於燕詒堂中課讀十餘年以逮婚娶竭盡心力先妣相府君殯葬先王父母極誠盡敬附棺無悔歲時饗祭必稽於禮戴星而起潔治豆籩春秋掃墓躬往拜奠至老不怠先妣并曰親操勤供中饋鴻案相莊篝燈佐讀一切家事躬爲部置故府君得篤志下帷蜚聲京國府君學成名立四方才俊咸來訂縞紵交肴核酒醴先妣咄嗟立辦或適館授餐居常經月茶鐺飯竈手自經營時或不給鬻花鈿以供無吝色先妣當府君之歿也年二十九遺不肖立世滋二人女一人皆在幼穉幾欲身殉親族咸勸撫孤爲重哀痛之餘毋蹈滅性乃吞淚撫育不肖等以慈母而兼嚴父延名師擇良友督課嚴密庭室肅然針黹紡績以充修脯立嗣宜川世父後恩勤訓養不因嗣出有異女適舅氏直隸巡道與亭公長子允從先是于賓叔父有女許字允從既聘而歿因以已女繼叔父爲女仍諧秦晉先妣之善全骨肉也先妣年

五十九時已守節三十載與例相符今少宗伯歸愚沈公執友吳幼青郁九如諸先生素悉苦行具呈當事題旌於雍正十一年八月三十日奉

旨旌表給銀建坊先妣性廉惠出閣時正值外王父遠宦京邸奩資未備許以異日先妣從不齒及諸舅氏未登仕籍時或有緩急先妣摒擋簪珥承其匱乏亦從不言償先王父遺有河間借券向付先妣收執權其子母不下二千金或勸先妣自索之先妣曰此先翁所遺諸房豐嗇不同豈宜一人獨得因呈諸宜川世父公分不存彼此親族咸歎臨財不苟云癸酉歲夏先妣值八旬設悅之辰不肖等

率孫曾將捧觴上壽先妣諄諄戒諭勿用張筵致勞親串并傷物命儉約慈祥天性然也先妣精神矍鑠步履強健癸酉十月偶失足患類中疾臥床二十餘日飲食言語如常至三十日巳時不肖等繞膝環侍顏色怡然瞑目端逝絕無繫戀態遂長失所恃嗚呼痛哉追溯先妣生平勤儉廉惠內和外莊奉祖先則誠相府君則敬教子孫則慈而嚴遇宗族親黨必以禮而接下尤有恩懿行不能盡述也先妣生康熙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辰時卒於乾隆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巳時享年八十歲子二長不肖立監生娶宋氏浙江紹興府外王父靜溪公孫女刑部浙江清吏司

員外郎舅氏胄和公女出嗣宜川世父後次不肖世滋監
生候選州判娶朱氏安徽池州府石埭縣教諭
贈中憲大夫太平府知府萼輝公孫女太學生青司公女
女一適候選縣丞宋允從孫二長伯元娶倪氏吳庠生鶴
山公女次伯凱娶顧氏廣東廣州府新會縣知縣遷客公
孫女署湖廣安陸府鍾祥縣知縣桐栢公女孫女一未字
俱立出曾孫一仲麟幼未聘曾孫女二幼未字俱伯凱出
不肖世滋苦凶殘喘荒迷瞽亂畧舉所能記憶我母生前
實行告哀於 當代大人先生倘蒙賜之銘誄感且不朽
死且不朽

長孺公兩世紀畧

伯瑚

敬按祖考長孺府君號石壑甫周歲失怙恃二伯祖用敷
公撫養事兄如父齟齬岐嶷讀書邁衆差長制菽兼工詩
詞書法宗董文敏善病不勝風簷寸晷之勞援例貢入太
學考授縣丞追憶岫岵祀蒸嘗備極誠敬下涕焉雍正
庚戌史尹兩相國制撫吾吳舉賢才府君與焉會疏得
旨命往陝西壬子授商州之山陽縣令適 文武廟荒廢
捐俸倡修 廟貌聿新催科撫字靡不曲盡隱微石某謀
殺胞兄反控私讐寃莫能白廉訪得情置兇於法邑人撰
傳奇八齣以誌明斷今猶膾炙人口時大伯祖用修公作

令宜川疆域毗連亦多善政同僚目爲二難尋因哈密用兵捧檄馳驅儲胥常繼然賠累滋重故園寸椽尺土因之蕩盡矣乾隆庚申緣公牘不阿上游意例坐左遷尹相國甫調撫關中知而命追白簡不回扼腕者竟日辛酉謫江西建昌府經歷古叅軍也官固閒曹荒齋湫隘府君處之泰如也郡守事涉疑難必掣商權向無普濟堂老羸無以依棲稟知上游設計創建籌畫經費至今不替癸酉郡守某公蒞止慮叅軍公正不爲已用餉物頻作羅致計府君懼其浼屢上乞休書而獲遂願尹相國制府兩江批回謝稟云該員素著循良久屈閒袞正欲登薦剡而用奈何老

去惜哉其始終器重如斯某公尋以敗檢羅罪株累極多咸服府君先見謝簪後因燕巢不振遂居於江西省城之西隅舉丈夫子二長先考啟正府君次叔考延平公繼伯祖用修公後祖妣徐太君自歸府君待宗族以睦接姊妹以謙禦臧獲以恤自處以勤儉五十年如一日殆天性歟先考啟正府君號小溪幼稟質過人年十一習舉子業平奇濃淡悉遵文恪公規矩並擅丹青渲染皆有生趣書學李北海蒼勁挺秀絕類忘菴公手筆詩簡淨中饒有真氣不屑以纖巧語衒人祇不肖伯瑚頻年奔走未繕付梓今幸獲採入譜矣惜先考少旣摒擋家事壯隨侍佐治凡三

試而不售且陝之距蘇四千餘里爰遵庭訓入於成均非
素志也嗣至建昌家計益落恒設帳爲名師與延平公一
室怡怡深得祖妣懽心交友重然諾訓子有義方結駟名
流咸奉爲矜式學業純粹望重如此卒實志而沒傷已先
妣徐太君卽祖妣胞姪女也素知其賢聘爲冢婦幼嫻內
則及長猶愛讀紫陽綱目云褒貶精正編次詳明麟經之
後僅見此書他史未及也姊丈姚君樊桐學問淹博每讀
史有疑必就問先妣舉異同得失侃侃而對靡不合前人
義旨姚君嘗語友曰岳母良師不是過予受教多矣丙寅
丁卯瑚與弟無資就傳先妣櫻心中饋之餘復兼訓課篝

火宵分刀尺聲與讀書聲相間今瑚得以操觚餬口者尙
賴遺教此畧言兩世概梗其隱德不彰者多矣先考生子
三次伯瑞遘疾中殤塋建郡北門外鳳凰山麓三伯璣角
菀會文輒列前茅爲督學湯公鑑賞有春容大雅水到渠
成之批云壬午偕瑚旋里將欲赴崑應童子試忽嬰咯血
歿於途年已十九塋蒼梧橋丙舍傍長卽不肖伯瑚生子
四鶴仲來仲萬仲億仲我王氏自始祖七傳至伯英公居
吳之東洞庭山墓在化龍池惟道公光化公祔塋焉文恪
公塋梁家山尙寶公塋嘶馬塢太常公始塋木瀆塘灣承
天公塋蒸山景照公塋青松菴道樹公瑚高祖也塋西庄

九原家譜 卷十四 三香廟曾祖天則公塋蒼梧橋祖考長孺公因宦遊而獨居江西實爲始遷之祖塋南昌縣猷原山畔老龍窠先考啟正公祔塋焉惟吾祖考位雖不顯而上德若谷忠厚貽謀先考被褐懷玉冲夷寧澹真不愧前修者厥後子孫世世相承雖居異地追思先德由邇及遠則一矣會洞庭東山禹載叔克繩忍菴叔祖未盡之志修吾族二百六十餘年散軼之譜落成瑚恐兩世言行久而湮沒爰同歷世塋所遷居始末恭爲之紀寄刊入譜庶雲初苗裔俱可溯本尋源矣至兩世府君太君諱生卒年月日及姑姊適姓譜載之詳矣不再贅乾隆甲午嘉平恭紀

少詹公元配申太淑人行畧

愷伯

嗚呼痛哉不孝愷伯病體支離不卽殞滅仰賴吾母維持調護苟延殘喘方幸吾母精神強健可保期頤不孝承歡菽水以永餘年昊天不弔降此鞠凶驟罹大故不肖藥裹餘生創深痛巨荒迷顛躓復何以偷息苦出哉痛念吾母一生懿德芳徽有親族姻黨所不盡知者用是吮血和墨畧綴事實伏冀 當代大人先生垂覽焉吾母姓申氏前明大學士文定公裔孫女外祖文學稷臣公女外祖母孕七月而誕生幼時體極羸弱外祖父母特鍾愛之申與王世爲婚姻高祖妣暨曾祖妣皆申氏故吾母卽曾祖妣再

從姪女焉年十七歸我先大夫時先大夫方爲博士弟子
員下帷攻苦每至夜分吾母輒篝燈針蒔伴讀舉凡瑣屑
事不以撓先大夫心事先王母顧太恭人幾二十年婉容
愉色克盡婦職先王母持身嚴肅不輕許可獨稱吾母賢
謂能厚德載福世母爲先王母從姪女先王母待之初無
岐視妯娌間怡怡如也先大夫客京師時吾母奉先王母
在家早作夜思支撐家事備極辛勤撫育不孝等子女尤
極勞瘁先大夫
賜進士及第吾母隨侍先王母循故事遊城閭里以爲榮
吾母處之淡如癸巳恭遇

覃恩勅封安人先大夫在京供職分校禮闈其時先王母
疾作世母顧恭人逮吾母遍請名醫親嘗湯藥及遭變故
值世父與先大夫俱宦遊未歸世母經營含殮吾母佐之
區畫井然附身附棺必誠必信哭泣盡哀咸中禮節先大
夫服闋赴京師補官吾母攜不孝等至都長安米珠薪桂
居大不易吾母惟以勤儉爲中饋助以故數載清華未嘗
匱乏先後婚嫁不孝等不豐不嗇廣平大姊幼爲世父所
撫兄詒孫爲世父嗣婚姻之事雖世父分任然經理結褵
摒擋奩贈吾母與有力焉至若延名師豐修膳飲食寒煖
光於不孝倍加恩勤先大夫奉命視學山左行李匆忙

之時吾母爲不孝娶婦蔣氏家法頗嫻極愛之初駐濟南
試院繼遷青州使院在任閱四年山左地產繭吾母督率
奴婢等紡織成綢以爲衣服嘗諭不孝曰我家素寒儉汝
父爲官廉著繭綢足矣母尙華靡己酉新正初四爲立春
前一日吾母薦春盤先大夫猶舉觴滿飲更闌入臥忽聞
室中警欬聲不孝急起視先大夫已痰飲淋漓噤不能語
延至十一日竟遭慘酷吾母呼天搶地昏絕復甦不肖時
年二十二少未經事魄喪魂飛一切含殮及扶櫬事宜吾
母哀痛迫切之際籌畫盡善匍匐言歸心力交瘁喪舟旋
里權厝橫庄慮不孝之學荒於嬉也設帳家塾延寶硯沈

夫子鷄臆督課吾母時勗不孝曰汝父幸掇巍科難乎爲
繼汝苟不能稍博科名則家聲從此墮矣涕泣言之世父
爲先王父母築墓於塔影洪先大夫卽附昭穆葬吾母主
持告窆措置需費諄諄訓諭不孝曰汝先王父見背後通
累甚多汝世父清理過半今之葬事吾不欲令世父獨肩
其任於是傾囊倒篋不少吝惜乙卯不孝謬膺鄉薦丙辰
考授內閣中書省覲歸吾母喜動顏色謂中翰一官出入
禁近須勤慎恪恭由此進身毋忽視也不孝卽請奉養
入都不允且促不孝婦束裝曰京師舊遊地也我非不願
母子相依但舉室遠行夫豈易事汝先行我姑徐之不孝

遂攜眷都門吾母時通音耗庚申嘉平吾母六旬正誕兄
詒孫在家爲吾母稱觴不孝製錦寄祝明年吾母始來京
邸言笑宴宴常戒不孝以供膳勿豐中書清俸無多宜從
儉約乙丑不孝陞授內閣侍讀吾母慈顏加喜丙寅補授
四川寧遠府知府不孝方以烏道崎嶇蠶鼓險阻高年不
勝跋涉心切憂之吾母曰我精力尙健此行勿爲我憂爰
就道遂行嘗於清溪道中肩輿上峻嶺間一馱騎懸崖墮
落摧折肩輿從者欲鞭其執鞭者吾母止之叱從者曰路
險馱騎失足豈執鞭者之過耶汝輩寧可以官勢凌人乎
寧郡乃川省極邊地連南滇蠻煙瘴氣寒煖不時吾母惟

靜處一室善自調護而且甘淡泊絕豐腴一如在京華時
每定省吾母恒詢及居官與辦理金川軍需懃懃訓飭不
孝克勤克慎不孝所以幸免隕越者吾母誥誡之力實多
越二載量移首都庚午值吾母七旬壽不孝僚屬祝嘏獻
觴登堂稱慶吾母命酒醴娛賓以盡款洽不孝旋蒙
恩旨陞任永寧巡道買舟奉母移駐瀘陽辛未恭逢

覃恩誥封恭人不孝因吾母桑榆日暮邊方風土不甚相

安屢懇 上憲具 題終養 制府大學士黃公亦以不

孝正當強仕之年吾母方踰 之歲委曲成全適奉

旨撥運川米賑濟江南 黃公飭委督運並代奏

大原家譜 卷十四
給假兩月送母回籍奉

硃批一舉而兩得知道了欽此奉

命之下舉家仰荷不孝督運米石奉母而歸十餘年宦遊
在外三徑早荒親知寥落吾母慨然久之有故舊顛連而
無告者稍稍周繼詣文定公祠摠誠瞻拜掃外祖父母墓
撫松楸而隕涕孺慕終身有如此者不孝假滿回任補授
長蘆運使竊喜家鄉不遠一水可通將復作迎養計吾母
倦於舟楫以爲不可并命孫男邦譽來津省視傳諭曰聞
調任之信且喜且懼嗾政慎重善爲之不孝夙夜凜遵孰
意視事五月果被吏議去官吾母初不以官之得失稍介
於懷勸諭曰大凡緣事落職只求無愧於心今以牽連波
及究無玷於清白也但念汝年已半百不善鞍馬塞外之
行何能爲役未幾仰沐

聖恩垂念親老准予捐贖吾母喜謂孫男邦譽曰汝父服
官內外所食俸廉計已巨萬今之捐項僅及其半急宜悉
索完繳毋踰限期不孝事竣回籍吾母深以骨肉團聚爲
家庭重慶特以舊居人滿必欲另覓一椽乃徙家於城南
去冬吾母壽登八袞親串賓朋捧觴躋祝吾母出堂拜謝
容顏怡懌神明不衰不孝欣喜雀躍方幸吾母繁祉華茂
膝下歡娛稍盡萊衣之願何意入春以來飲食頓減夏間

羸瘦異常七月朔稽首禮佛起拜後忽左手足不能運動
不孝夫婦晝夜不離左右吾母猶啖飴少許神氣清爽疊
疊閒譚不孝延醫調治急求痊可專用參苓未見小效八
月初旬漸多氣逆氣喘諸症水米不入口乃呼不孝婦曰
此老病不能起也並諭不孝以身後事謂附身之器前於
川中購得紗板我志遂矣其餘喪具稱家有無慎勿過分
嗚呼痛哉吾母天性渾厚素明大體恬退不妄求施予不
少吝報本展親孝思不匱情殷撫育均平如一御下以寬
飭躬以肅綺羅華飾平居不輕服 每食一盞無非蔬食
菜羹之味也而今已矣烏私莫遂陟屺傷悲哀哀鮮民生
不如死呼天飲恨尙復何言惟冀 當代鉅公先生垂憐
鑒察賜之銘章用賁幽泉不孝感且不朽

求古公行畧

申伯

府君卒於乾隆壬辰夏五月是冬葬壑舟園之西阡主穴不肖申伯將就館東魯先期設筵於靈帷呼愴之餘追念府君生前德行彰彰在人耳目謹掇其大者泣而誌之府君少嗜學遊於張擬栢先生雁宕族伯之門試童子不利援例入國學方就京兆試遭先大父變大母垂白在堂府君喟然曰讀書豈直爲功名計耶於是家居鍵戶孝養大母暇時臨摩柳公元祕塔指實腕虛銀鈎鐵畫不肯作一偏鋒與生平性情行事相類吟咏非所好篤嗜經書討研日夕不倦戊子春叔祖忍菴公七十誕辰口集五經語六

章爲壽性不喜佛老山中凡有喪事家僧尼萃聚當大父之去世也祭儀喪服悉遵家禮禁絕佛事二十年來家中無饒鼓之聲山中一二代姓從而效之叔父再陸年少府君十餘歲大父卽世府君時其寒煖問其飲食擇名師受業曾不惜費是時祖業中替府君獨力支持未嘗向叔父言恐以家務分讀書心也苦支十餘年家業稍定乃秉公分產畧無私意同堂伯叔行中大伯父二伯父早世三伯父又筮仕中州家居者府君齒最長遇事必商諮諸叔父不以己意專行卽事有與己小損者苟利於人必委曲成就之鄉黨咸敬服焉大父墓在紀革里每月朔親往拜謁

遇 辰素服除葷泣然流涕以不得奉養爲憾大父在日

志欲建祠賁志以沒府君請之叔祖將園之中堂改爲家祠首先捐貲克承大父志里間親申中有急求無不應人有負之者徃徃付之不較嘗訓不肖等曰世之權衡子母者乃孳孳爲利之徒在達者觀之人吾一體耳又何苛求焉府君性慈祥未嘗疾言遽色不肖五歲時爲婢以刀斷指婢窘甚府君善言慰之初未之責也嗚呼府君已長逝矣而山中人思之不已蓋府君積學有年名雖未顯而信從於生前思慕於沒後者實盛德有以感之不肖懼久而湮也謹泣血以誌其畧

野也... 其器

... 皆實... 以... 不肖...

... 人思... 亦... 未...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